

書經大全 四

特別
412
16
17



イ 12
流 16
卷 17

由學士校正古本官板書經大全卷之七

○旅葵

カウ

西旅貢葵スオキ反刀召公以為非所當受カウ作書

以戒武王亦訓體也カウ因以族葵名篇今文

無古文有カウ時武王曰近諸孫將旅葵來讀是

善諄諄告之如教カウ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

之為非所宜言不尊カウ君矣初未之受召公曰

武王恃大聖人也忽カウ細行以獻葵之受為無

損其特戒之如忽カウ蓋積行而獻葵之受為無

而全功俱行失則カウ以全體皆失亦猶一簣土

入未寸善則曰吾カウ知顧其大不暇卹其

乎細可カウ則曰吾知顧其大不暇卹其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

契木保乃作旅契用訓于王

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弗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其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大高四尺曰契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社木盾躡不暇以袂起蹶而走靈公呼聲契而屬獨之契亦躡階而從之則契能

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大非特以此

高大也木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此

旅契之本序朱子曰東方夷蠻以見其餘也子欲居

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今猶在岐

王未召必受此訓若嚴父師訓此受而然却王曰當未克商

矣召必受此訓若嚴父師訓此受而然却王曰當未克商

見微格此訓若嚴父師訓此受而然却王曰當未克商

珍奇進也如宮氏曰訓曰公恐四夷公高職亦少商

便則有丘山也宮氏曰訓曰公恐四夷公高職亦少商

嗣則有丘山也宮氏曰訓曰公恐四夷公高職亦少商

穆公者為謹始以宮氏曰訓曰公恐四夷公高職亦少商

德何也聖狂遠矣如武於非求之微流金礫石而

一陰生也寒於此易墮拮折膠而一陽生暑於此萌

待其著則難矣易墮拮折膠而一陽生暑於此萌

曰嗚呼明主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

歸狎侮之則惡人之所好失人心矣安能得人盡
爾安能以力事人必如文王感民子來方為盡其
力頑玩味人典其字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真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

王氏曰：目官為主而耳目從其令則非禮勿聽
為所引百變何由而正。陳氏大猷曰：受契是役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役耳

目之事德者已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曰：玩人則
以驕而威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而勝剛故喪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已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

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
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

授心法也。曰：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字如何朱子
曰：志我之志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應也又

動於物而非以道寧言矣。陳氏曰：大猷曰：受契則志
以逆來納亦必有道存則夫志從違矣。曰：不當受乃苦

其志好之害又說孟子所謂我志以道寧孟子所謂如此

曰：受契則玩人之玩物也。○蘇氏曰：恃契之所指如
以意而如人意而受之則則人必以為薄德矣故喪德
自覺豈不喪志於物而可以脩德者受契即玩物
矣未有溺志於物而可以脩德者受契即玩物

自然不作無益不貴異物○陳氏雅言曰志以道
寧即辨授禹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者也言以道接即辨授禹以無稽之言勿
聽勿詢之謀勿庸者也

不作無益言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
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

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適人安

孔氏曰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蘇氏曰周穆王
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
寶惟賢則益切至矣陳氏曰志言如此則本正矣

不貴異物賤用物則珍玩不貴所貴皆服食器用
之物矣遠格則適者可知適安則遠者可知又曰
寶賢則天下安然其安自近始○孔氏曰漢文却
千里馬光武以駕鼓車三代後能行召公之言二
君是也虞寶璧乘故視宮之奇為路人齊寶四臣
故視照乘之珠為土直○唐孔氏曰晉惠乘小駟
旋海見獲馬非土性故也趙簡子問王孫圉楚白
也白所先王所玩何寶為知所寶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或猶言萬上也呂氏曰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
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
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契而言也矜而不矜細行與

如向朱子曰相似是嗚呼始欲慎之意○王氏十
略○新安陳氏曰終皆曰治定功成始此或終
勤言必無一息而功實深可慎也○陳氏曰
勤息天之行徒而自強○不也○雅言曰
以慎德為綱所以慎而德哉○夙夜
謂小物也○陳氏曰所謂庸大猷曰
蓋小處易於所謂庸大猷曰
是聖人雖作之蓋亦設以行爾○
此夫山者一者蓋亦設以行爾○
此箕子曰彼為象箸必此為王
珍異之物紂之象箸必此為王
矜細行而欲享世之主功也○
曰此是為山未成也○人主常
也○

允建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
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去
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
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
深思而加念之哉謂誠能行此言也○
前則告以慎德昭德後則戒以喪德累德然其曰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雖不待竟其說而旅之曰
細行而不謹大訓不可不細過固已明矣
古者所以君明臣良而後世鮮儷也
德登反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
易搖故請命于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
其冊祝之文并卑正叙其事之始末合為一
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
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篇首至王季
文王史叙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丙
璧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小至乃瘳記
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
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滕子曰金
周公東征而歸之後以其記武王時事且備
東征本末故叙之於此○孔氏曰書藏於
縢之金不故人開○鄭氏曰凡藏秘書皆
然非始周公○王氏曰休曰縢也縢皆

緘封之文緘縢皆繩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二カテ 封 其 金 縢 然
記年見其克商之末久也弗豫不悅豫也鄭氏曰
言不憚○陳氏梅叟曰
是時成王生纒五年

王曰我其為王穆卜

二カテ 木 公 召 公 也 李 氏 曰 穆 者 敬 而 有 和 意 穆 卜
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
事皆在誠一而和周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
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
書以下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為敬而於所謂其勿

穆一則義不通矣陳氏大猷曰穆敬和而有深遠之意○新安陳氏曰蔡傳非孔

註專以穆為敬是矣以昭穆之穆證之又有幽陰深遠之意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俗作却非也二公之上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壇為壇於南方

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

文王

之公作之切

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壇三壇三王之位皆南

面三壇之南別為一壇北向用公所立之地也植

置也圭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用禮裸圭以

祀先王周公卻一公之上而乃自以為功者蓋二

公不過下武王之安本耳而周公愛兄之公危國

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

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又二公穆則必

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宣騰而

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為壇壇以自禱

也○禮氏曰公自以請命為已事○覆齋董氏曰古祭禮支子不得祭祖故周公不敢入廟而為壇也○臨川吳氏曰古禮凡於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

去其宗廟而在他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而於禮
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禪地為壇以棲祖考
之神周公支子為臣故不敢告于廟而為壇以告
也○陳氏曰植璧於壇秉珪於手○鄭氏曰植圭古
置字置璧於三王之壇以禮神秉珪○公執桓圭
也○或曰金滕之禱不知命乎程子曰周公誠心
欲代其兄豈問命耶○陳氏經曰孔子曰其之禱
為久矣孔子之不知命為已也○用公之禱為君親也為
為已而禱是不知命為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其邁厲虐疾若爾
三王是有不孝之責于夫以命且代其之身

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其武王也邁
遇厲惡虐暴也不子元子也且周公名也言武王
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

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
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且代武王之身于天之
下疑有缺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非是詳下文子
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為言至於
乃命帝廷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
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按死
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
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
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
至欲代其死以紓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
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

神顯有應驗而况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
 無此理也問周公曰元孫或曰問曰正叔曰是也曰聖代欲以元長曰
 大王季言則曰元孫或曰問曰正叔曰是也曰聖代欲以元長曰
 命此語如何龜山楊氏曰是也曰聖代欲以元長曰
 曰聖人固知之天理然必為情切誠曰聖代欲以元長曰
 也故至誠為天下大信川吳氏曰武王於此幾於僥倖萬
 八設喪于下大勢已定猶有武王於此幾於僥倖萬
 危公蓋觀事勢之必周於此所以欲聖人有代武王乎
 也或曰死生有命而動氣固轉移造化之理誠若
 匹夫匹婦一志誠心可動氣固轉移造化之理誠若
 心與天無別則周公豈為之哉有天地聖人皆有之誠心可動氣固轉移造化之理誠若
 之所無則周公豈為之哉有天地聖人皆有之誠心可動氣固轉移造化之理誠若

元孫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

不若曰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又如林反
 反也也後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曰多材多藝不
 在下同也也後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曰多材多藝不
 任後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子
 曰周公意篤切以庶幾其萬一不子之責于天只是周
 公誠意篤切以庶幾其萬一不子之責于天只是周
 以武王受事天是之責任不能如人說他責于天只是周
 服事周公便說天是之責任不能如人說他責于天只是周
 藝自能服事天是之責任不能如人說他責于天只是周
 武王蓋欲代其死元孫不能服事天是之責任不能如人說他責于天只是周
 隆宗社非過為危言理勢實然也後則王命
 定商八亡後三監之危言理勢實然也後則王命
 公忠誠懇切欲身代武王之死尚非輸危急蓋以武王乎
 身宗社懇切欲身代武王之死尚非輸危急蓋以武王乎
 乃為先王禱為天下禱而轉移乎造化之靈禱也至
 聖至誠卒感通於先王而轉移乎造化之靈禱也至
 此理哉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
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
降寶命我先王亦求有依歸

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
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
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嘆息申言三王不可
墜矣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
也寶命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爾子曰若
不子之責于天以旦代其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
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不子之責如史傳
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

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
死云以旦代其之身多材多藝不能多材多藝能
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三王若
有侍子之責于天地則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三
能且留他在世不若我多材多藝不能多材多藝
如此伊川却在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材多藝不
元孫之死不若旦之死元孫能畏服四方則旦之
生不若元孫之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

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即就地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與
珪言不得專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

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爾我無異又子之在膝
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
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林氏曰自惟爾元孫其至
書祝辭全文本用武王名記載氏以某字周人所以
諱事神諱名始於周也○震氏曰武王若死事未
可周知大位者奸之窺危病者邪之伺異時三監之
先見周公之微矣

乃卜三龜一翼吉啓筮見書乃并是吉

卜筮必立二人以相參考二龜者二人所卜之龜也習重聲也謂二龜之兆一同聞筮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宋子曰或曰三王前各一龜卜之○爾氏曰習與習坎之習同舜亦曰卜不習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

來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即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也言新命于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薛氏曰體與詩爾卜爾誓人云是卜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卦然證以詩之語則卜看兆体亦可通上下言之○爾安棟氏曰茲攸俟上下疑有闕誤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櫃中王翼日乃瘳

詞作辭

冊祝冊也。匱藏卜書之匱。金滕以金緘之也。翼曰公歸之明白也。瘳愈也。按金滕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詞書於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曰吉。啓筮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滕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滕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為此匱藏此冊祝為後來自解計也。宋子曰。既克商二年。周公請命之事。○問周公既禱三王而藏其文於金滕之匱中。豈逆知成王之信流言將以語之乎。程子曰。以近世觀焉。祝冊既用。則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時未有焚埋之禮也。而欲敬其事。故若此乎。○王氏曰。卜筮既早。而不敢褻。必納其冊書於匱。異時將卜。則復啓焉。乃國家故事。非特為此。

匱藏其冊為後來自解計也。○問周公代武王之意而已。然有瘳乃感應也。○蘇氏曰。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群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讎。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

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群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
深著二叔之罪也宋子曰武王既喪此以下記周
至不利於儒子此即大成王時事○管叔及其群弟
意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為辭若王敦之於劉
愧刀協爾詩序所謂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
此所由而作七月之詩以陳王業風喻成王者蓋
此時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
先王

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
都是也漢孔氏以為致辟辟音於管叔之辟謂誅殺
之也夫二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

處與兵以誅之耶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
誅之耶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
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
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周子曰
告二公曰至告我先王作大誥遂東征○周子曰
舜封象於有庾所以為至仁周公之誅三叔所以
為大義事異而心則一也○張氏行成曰仁人之
於兄弟也有怨於身則不宿獲罪於天下則必誅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
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

人為謂二十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

人為謂二十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
御降霍叔于庶人命微于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皆此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權者而後能之
親于師征之乃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之
若馬鄭以東行避謗乃所謂周生腐儒不達時務也
說可先辨而自明若夫所謂周生腐儒不達時務也
也此為極佳也非人為先王所謀也周生腐儒不達時務也
底心則與聖人幾處天一地懸隔矣萬一愛惜廣天無物之
或公更待罪人幾處天一地懸隔矣萬一愛惜廣天無物之
既流言成王疑之未如公何收殺○問罪人終不疑之
東蔡也若曰所謂罪人者方今得之○又問罪人終不疑之
管蔡也若曰所謂罪人者方今得之○又問罪人終不疑之
乎二年待罪也東否曰成王非方疑之○又問罪人終不疑之
滕我之弗辟也東否曰成王非方疑之○又問罪人終不疑之

其音益謂管蔡流言成王疑之未如公何收殺○問罪人終不疑之
都二年之義以蔡來成王疑之未如公何收殺○問罪人終不疑之
啓金滕之書以蔡來成王疑之未如公何收殺○問罪人終不疑之
才老從之而先儒誅辟人之說竊謂人始陳少南吳謂
蔡與伊尹之故行甲皆疑未之變惟二公之誠魚
愧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去致辟之反不心至誠魚
也為避與蔡仲之命所去致辟之反不心至誠魚
辟為避與蔡仲之命所去致辟之反不心至誠魚
終不悟且使人周公不得以乘間而入則王之反不心至誠魚
言哉周公是時不區我無以告我先王也觀公禍可勝
二公曰我之弗辟不區我無以告我先王也觀公禍可勝
白至誠曰我之弗辟不區我無以告我先王也觀公禍可勝
心無懼而先王則區我無以告我先王也觀公禍可勝
周公豈為哉曰辟告也自潔其身不敢避矣惟有大明
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當從古董叔重說與書沈帖曰諒
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董叔重說與書沈帖曰諒
是時三叔方流言之謂當從古董叔重說與書沈帖曰諒
應以此言半語便疑周公與師以誅之弟骨肉之間豈
不如此請成王方便於國然周公與師以誅之弟骨肉之間豈
誅之若請成王方便於國然周公與師以誅之弟骨肉之間豈
未必然雖曰聖人之疑亦必正見大區區嫌疑事勢亦不

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
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慕
矣或不謂成王疑周公如何處曰亦惟盡其忠誠而已
矣○曰周方是時內而少主疑惑外而四國倡
亂○者為恃而敢出征二年之久蓋十亂尚有如
鎮定於其問故也後世權臣安敢輕去君側舉足
左右變不旋踵矣

于後公乃為詩以貶王名多之曰鴟鴞王亦

未敢誚公

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
王室也誚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

疑十已去其四五矣陳子曰于後公乃為詩至
之疑未釋故公不欲遽歸留居東方而周大夫為
作破斧伐柯九斿狼跋之詩○管蔡流言使成王
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
弭也故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
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管蔡流言以
謗周公而公為之不知者以為亂也○為是以救其
身而巳故為此詩者為之發明其心如此學於
此玩味而欲誚公而未敢所謂未敢則悔過之根
本也

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
斯拔邦人大怒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
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滕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孰係于二十一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十一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二十一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十一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二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

二十一年也

二十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句我勿敢言

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十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十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十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

大孰至我勿敢言金滕所藏代武王之說○蔡初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

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新當作親成王啓金滕之書欲下天變既得公冊
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
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
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
傳成王既得金滕之書親迎周公節氏學出於休
生而此篇則休生所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正
猶木學新誤作親也逆作親逆

王出郊天乃雨及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

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
親逆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
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群叔流
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
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滕之末以見請命事之
首末金滕書之顯晦也宋子曰王執書至歲則大
作周公自是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之詩也○成
王方疑周公二公何不為周公辨明若天不雷電
以風二公終不進說矣當是時成王欲誦周公而
未敢蓋周公東征其勢亦難誦也此成王雖深疑
之而未敢誦之也若成一王終不信周公須有所處
矣○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周公是怪異成
金滕亦有非人情者兩反風禾盡起也是怪異成

王又如何悔限夫啓金滕之書然當周公納策於
置中豈但二公知之。林氏曰：公尚欲以身代兄
之死，况肯奪兄之位乎。此成王所以感悟也。出
知者及公，至則郊勞而親迎之也。孔氏以為郊天
誤矣。又謂木自偃者，則為之起而築之，非况禾為木所
仆而不可自立者，則為之起而築之，加人力焉。築
者，築禾也。新陳氏曰：成王未加周公，則天為
之雷風，偃禾。既安陳氏曰：成王未加周公，則天為
之雷風，偃禾。既安陳氏曰：成王未加周公，則天為
公居東而影響然。天豈在君心外耶。反風起禾，感應
請死之。事相為終始，故於此并載之。後然實與周公
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必至於此，極而後見。武王崩，成
王幼，天下之重懸於周公之業，危如髮，非天共孰
能警悟而扶持之。故天之動威，不特以彰周公之
德實於項籍而大風為之揚沙光武，窘於王即而
河水為之自合。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
平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武庚命三叔流言，
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
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
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
叔者，為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
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誥語多
至下言，如曰：寧主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
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曷不遷。卜曰：寧主惟
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
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陳惟若茲。意邦君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夫
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
疆大歷服弗造抵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
知天命

陳氏大猷曰武王以公義封武庚而不過也
怨以親愛用三叔而三叔子雖欲叛而不敢
使舍武庚而立微子雖欲叛而不敢
經曰使三叔監放亦如舜之封象不得有為
於其國使吏治其國之意讀泰誓而知武
王取其國使易讀大誥諸篇而知周公安商之
難取商之易讀大誥諸篇而知周公安商之
滕○新安陳氏曰傳避位之說蓋以熙應金

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遠下故周公以
討叛卜告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
復誥諭之也宋子曰大誥一篇不可曉據
蔡之叛內則有成王之疑周室外則有武庚管
他作此書決不是備禮苟且為之必欲以此
魯動天下也而今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辛
善做而得已其後又却專歸在卜上其意以
就不知而已其後又却專歸在卜上其意以
而不知而已其後又却專歸在卜上其意以
胥怨及商民不可曉○因言武王既克天下
誅之遺民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
入殺宗社為墟寧不動心茲因畔見故主遭
生也蓋始於善糾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所
及紂既死則知之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
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况商之流風善政畢
此其所以叛也後來樂毅伐齊亦見此意之深

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最多
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
言不弔昊天夫之弔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於我周
家武王遂感而不少待也冲人成王也歷歷數也
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冲
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
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宋子曰王若曰若字只是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
漢書中帝意若曰若字之類蓋或宣道得意者數滿其
說或記錄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書中
弗弔字只如詩中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閔非
也其義止如詩中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閔非
於上帝也○林氏曰政雖擬於周公而成王在上
所謂咨其誓胤征所謂嗟竊意至周時發語之體

變而為猷故微子之命多士多方皆言王若曰
越及也○呂氏曰叛者三監武庚其何心大誥多
不止於此所以大誥論之人心有定則變無由生
也○西山真氏曰聖賢舉事必先誥論多方者所
以昭大公而一衆志非但防亂而已○馬融讀不
少延為句○薛氏曰洪惟與惟作同○格○復齋
重氏曰初謂年少冲童也○陳氏大猷曰格○知
之至也○下文將言用龜繇也○命故先謙言已不
者輒闕之而釋其可知者○新安陳氏曰朱子所
以取刑公者在於此可知為解盤詰諸篇之法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來朕攸濟
數寶數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
于天降風用

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竟飾也敷實者脩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朱子因論點書曰人說刑他如天降罰于我家不少延用寧工遺我大寶龜皆非諸家所及○葉氏曰禮天子在喪稱予小子詩閔予小子是也○陳氏曰大禮曰渡水曰涉渡訖曰濟○夏氏曰敷布賁飾之事以敷布恢張前人所受之命於此不忘前人之大功烈也○孔氏曰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新安陳氏曰若涉淵水畏之深也往求攸濟濟之之道也知懼自強兩者並行方能濟難不知畏者忽徒知畏者沮非也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我者甚重今日不敢不力不敷賁敷受命是不能繼志述事而

寧主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蠹志祖宗之大功也不用法伐四國是不能奉行討而開天之降威也○西山真氏曰天降威謂天以商有罪降之黜罰非我所敢拒也王者用威聽乎天而已天未降威不我先事也○天既降威不敢後武王伐殷是也○王氏曰開拒也天既降威成主不敢拒故用寧王所用大寶龜紹天之明以斷吉凶而即天命也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蠹寧主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主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誓

寧主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寧主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主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誓

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木
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
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告之事故先發此以見
卜之不即違也言○林氏曰天之書凶示人甚明然其終皆以卜為一
介紹以傳其意惟卜之命馬○龜則天之明曉然可見
此成王所以即而受命焉○龜則天之明曉然可見
即命于元龜同意○蘇氏曰曰有大難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靜此龜所以告也及是三監果動○
氏漸曰文武成之際事之大者凡三皆以卜而
文王將微得非虎非熊之卜而太公起於渭濱造
周之謀自此而成武王師渡孟津曰朕夢協朕
與周之基自此而起賴朕卜并吉故周公寧遠衆而
商奄相煽而起賴朕卜并吉故周公寧遠衆而
師不敵違卜而逆天而安周之功自此而著周家
三世以三十而與別大龜為世守之寶也亦宜○
新安陳氏曰武庚之亂在東非西上也○
作大難于京師意其指流言於國歟○
以下西土指錫京為是即收誓所謂西土之人也
以難大例之是因流言而有東征之役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民不康曰予復及鄙我周邦

腆厚誕大叙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
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
我國有二故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
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
鄭氏曰反鄙之鄙如
鄭子產曰鄙鄙邑也

今春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寧

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于往救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在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我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告也按上文即命曰有矢艱于西土蓋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告於將伐武庚之且先儒合以為一誤矣予往征以撫安武王所圖之功則得人心矣朕卜并吉則得天心矣天人所圖之功我固有必勝之理武庚有必亡之勢如之何不周公從十夫之意曰艱大者離衆皆不知天者亦知天以十獻為主可謂衆矣惜乎民獻名氏不見

於後世耳。○陽氏曰惟至誠為能通天下之志而不疑其類自合方是時危疑之甚惟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十夫予翼此勿疑朋盍替之謂也。○新安陳氏曰公之東征抑君御事皆疑民獻十夫先至故公表其人以告天下蓋天之視聽在民而民之去就視賢者龜固可以紹天明賢人尤可以占天意賢人中之著龜也此章言武庚作亂不可不征而決之賢與卜民獻龜卜乃大誥之綱領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言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舉嘗以卜告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詞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群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及曰艱大民
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
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
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
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
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肆予冲人亦思艱曰嗚呼允蠢鯀寡哀哉

予造天後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
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
予曰無然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造為我也故我冲人亦未思其事之艱大歎息
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鯀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為
皆天之所後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
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於我冲人固不
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
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

主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

御事之避事朱子曰印字即我字沈存中以爲秦

大任責已以大義責臣非不知遺我以大陳氏曰以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

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

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

丕丕基

以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

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

謂朕憂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

凶趨吉况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主下而小民莫

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

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不丕丕基業其可違耶天明

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也如孟子言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畏之者

乃所以禍之也多難興邦殷憂啓聖此周公自強

處即所以畏天命

王曰爾惟獲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

勤哉天閱茲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

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棊忱辭
其考我民予曷其不干前寧人圖功攸終
天亦惟用勤然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干
前寧人攸受休畢

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權臣者亦憚征伐上文
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
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
武王若此之勤勞哉悶者否即即閉而不通然者
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去

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
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棊輔也寧人
武王之太臣當時謂武王為寧主因謂武王之太
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信
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
功所終乎勤然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然我民如
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
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
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
可愧矣宋子曰諸字棊字並作輔字訓固為可通
後讀漢書顏師古註云匪棊通用如書中
棊字亦合作匪字義○忱謀字只訓信天棊忱如
云天不可信○唐孔氏曰三節文辭畧同義不甚

異○林氏曰武庚故叛是天悶塞之而欲其必慎
蓋將使我操心危而慮患深養其德慧術智於疾
疾之中此正我識定禍難以成武功之所也○新
按許氏月卿曰天意欲征武庚故此歸之於天○陳
諱諱然命之也民心之所行言奮功以其所成言休
氏大猷曰圖事以其心之所行言奮功以其所成言休
以受命言反覆論

王曰若昔朕其述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

子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

弗棄其肆予曷敢不越印救寧王天大命

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
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况肯為
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苗矣其子乃
不肯為之播種况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
敬事者也為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
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之經陳紀如
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苗今三監叛亂不能討
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
構肯穫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
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
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太命乎按此

二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若兄若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役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棊忱爾

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

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故

薪五廟改
六五養

書經大卷二

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信責却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為迪知帝命未可以為越天桀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真知之詞也越天桀忱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為當之况君與之書周公歷舉號叔天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桀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為亂臣又何疑哉

予亦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

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林氏曰我長念於心則謂天以紂若穡夫治田去其稂莠而改命我周其於人也勿使能植而後已今也有遺種焉則我何敢不於田畝之中而畢其事乎蓋武庚之叛而不去則為不終朕畝矣

予曷其極不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矧今予并告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

陳惟若茲

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
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告固將伐之
况今卜而并告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
羞卜之所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
天命下迹得人往推寧主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
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
休戚家國之興喪惻切至不能自也而反復終
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
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
於此哉宋子曰如周誥諸篇不過說同合代商之
觀其大意是當時說語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
長今人却碎讀了所以曉不得○新安陳氏曰東

初之舉以天命與先王之責決之本不待卜况
卜又所陳蓋如此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
哲人與元龜知天意此總陳前諸章之意而總
東征也○西山真氏曰此章以前業之當終而
三說天命喪殷我不可不終其予念發端下分
于武王凡今所之疆土皆前人之一也天降休命
不率其舊如歸愈所謂惟二也惟祖宗所以付
者庶其在予肩敢不謂力也其下乃言今卜并
吉是極實命我予所不違三也其下乃言今卜并
必窮理斷於後也○董氏曰蓋不特卜亦其極
先以窮理斷於後也○董氏曰蓋不特卜亦其極
專恃於卜也○董氏曰蓋不特卜亦其極
僉同謀及乃心○董氏曰蓋不特卜亦其極
既協乃決於天商之亡也格而後及卜筮蓋以
之東征也○董氏曰蓋不特卜亦其極
書所以始終言之夫予翼而卜又并吉此大誥一

○ 微子之命

微國名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

以奉湯紀史錄其誥命以為此篇今文無古

文有更記少子幸帝乙長子曰微子立是為紂紂不得嗣

曰詔王少子出迪語云微子去之微子當紂之

時處可疑之地而祭器歸周武王使復其位初

以殷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王若曰カク猷カク殷王カク元カク十カク惟カク稽カク古カク崇カク德カク象カク賢カク統カク

承先王修其禮物カク侑カク賓カク于カク王家カク與カク國カク咸カク休カク

來世無窮カク

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

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

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

一本奉字之下有其字

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脩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主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故夫子之典禮微子脩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也故夫子惜之賓以容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在氏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者也弔氏曰先主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款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張氏曰本湯言之曰崇德自微子言之曰象賢王氏曰修禮物者自正朔外不用時王制廢

新用其舊儀而象賢而奉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脩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主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故夫子之典禮微子脩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也故夫子惜之賓以容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在氏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者也弔氏曰先主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款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張氏曰本湯言之曰崇德自微子言之曰象賢王氏曰修禮物者自正朔外不用時王制廢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康濟皇天眷佑誕

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

垂後裔

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伐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呂氏曰齊聖廣淵不可分當於此寬則其間六百年基業正在於寬○新安陳氏曰齊滅一也齊如中傳所謂惟天下至誠聖即惟天下至聖廣淵則傳傳淵泉也湯之寬亦非縱弛之亮乃自齊聖廣淵盛德中流出總言之皆垂後裔

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恭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大公有尹茲秉夏

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恭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

即功德之源也功加于時功即功德之效德垂後裔以平此所以生下文之意也

故曰上公其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

意張氏曰恪慎在心肅恭在貌克孝內也故言恪

類也○王氏曰宋商後得如天故云上帝時記

曰宋之郊也契也○西山真氏曰恪慎克孝是事

親以敬也肅恭神人是事神故下民祇協古聖賢

惟於敬用上帝時敬以治人故其為象賢也○

命謂之周公二王後亦出封之公德出封伯九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

王室弘乃列祖律乃有由宋紱厥位○

一人世世直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

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

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武法斁

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僭生於僭

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僭○過謹其服命遵守

典常安有僭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

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於群公之廟甚至

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其原○開未流無所不

至成王於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

書經大全 卷之七 十一

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
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二篇言
文王者非一而畧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
者又謂寡兒最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兒云
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
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此武王
為寡兒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
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
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
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弟周公東
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友在叔虞之後必
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

於社南群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
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音南率牲音率史記亦言衛

康叔封在茲註與註書大同小異康叔在
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

首四十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
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

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或問孔氏小序以康

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朱子曰此五篇胡氏

之說也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兒皆為武

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於皇王大紀考
序之言不足深信也○胡氏於皇王大紀考
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朕
其弟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為叔父矣又首尾
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疑如今人稱弟兄
兄之語亦是武王自稱無疑如今人稱弟兄

之類又康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
後武王書無疑其先分明以成王若曰孟侯朕
是武王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命命五康
其弟而遷述已意以告之乎緣誤以洛諸書首
吳才而老皆說武王前故叔其書於大諸微子
一段之在康誥是武王前則康叔在武庚未叛之
前矣曰想是問如此則商畿千里紂之生地亦甚大
所封必不無分曉且如康叔是武王弟寡兄是武
康叔之詞無疑蓋武王弟寡兄是武王弟寡兄是
豈應周公對康叔乎蓋寡者是向人稱武王
我數句遂牽引得序來成王時書若大邑於
王不遂所引多文王而不及武王且如武王
以封武庚而使三公及太監之矣又問地武王
叔曰武庚而使三公及太監之矣又問地武王
外又曰武庚而使三公及太監之矣又問地武王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
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

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洛

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
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誥曰勿士行枚呂氏
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
後即文王作靈臺庶民予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
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唐孔氏曰男下獨

其外則五服之內... 歸之勤也... 初基而定... 朝見而趨... 其因見而... 召其芳心... 公營洛規... 社禮洛規... 集計洛規... 書命度區... 所謂度區... 營成周大... 句方有頭... 何可疑者... 日之勤則... 力之勤則... 能之勤則... 其和也其... 以成其勤... 乎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武王也孟長聲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

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 受封時師之職康叔之為方伯無疑... 周公皆太姒之子安得為尚幼今陝右之俗凡尊... 命畢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 之表見親愛之辭此所謂小子亦然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在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

之謂謹罰務崇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 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

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

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

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靡民結之

刑者按左傳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為司寇立政司寇

則蘇公是也又曰武王之母弟入康叔為司寇

則康叔以衛侯入繼蘇忿生為之外言者治殷民於

則康叔以衛侯入繼蘇忿生為之外言者治殷民於

則康叔以衛侯入繼蘇忿生為之外言者治殷民於

則康叔以衛侯入繼蘇忿生為之外言者治殷民於

則康叔以衛侯入繼蘇忿生為之外言者治殷民於

則康叔以衛侯入繼蘇忿生為之外言者治殷民於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

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

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斃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克勗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

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先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

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

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

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

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脩治至鑿西土之人怙之

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脩治至鑿西土之人怙之

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脩治至鑿西土之人怙之

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脩治至鑿西土之人怙之

如又曰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其功
大命文王殪滅大醜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
理莫不時叙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
封得以此在此東土也果氏曰殪戎醜武王之事也
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之功也○又按東
土云者武王克商分封城朝歌以北為北佩音南為
鄘音東為衛意却鄘為武東之封而衛即康叔也
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
之辭然不可考矣陳氏大猷曰不敢侮寡者仁
月德之事威威懲惡也慎罰之事是非祗尊賢也
曉然知所好惡所以積累汝兄之勉勵故汝得有此
然故歷言文王之積累汝兄之勉勵故汝得有此
上地廢其念所自之艱難而不敢慢易也○新安
為寡有之兄言其德不詳也豈事理名稱之實乎
惟是武王自言故稱文王詳而自謂甚略只以
且勗字見其自勉若周公之言豈論武王如此簡畧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遷乃文

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
又民汝不遠惟商苟成人宅心知訓別求
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
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下明德也。適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
 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德之國也。
 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所以訓民也。由
 行也。曰保文。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又爾武王
 既欲康叔。祇適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平遠。惟
 商考成人。又別開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
 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志
 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弘者廓而大之。地天者
 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
 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
 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音動無遠。禮斯
 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聞

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
 才可免過而也。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
 必須如舜與曹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
 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往古又當弘于天。召
 誥曰。則無遺壽考。其稽我古人之德。又當稽謀自
 天。即此意。○陳氏雅言曰。明德之道。固當全。盡衆
 以窮此心之天。此即伊尹告太甲以主善為師。協
 于克一之意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棗乃身。敬哉天畏棗。
 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

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天亦不

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同痛癢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
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
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之國所
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
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天亦不在小惟在順
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反胡孟即
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
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翊民使
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
言明德之終也木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也此
之舞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之

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之

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但上之人既自有以
明其明德時提撕善心而不能已耳○感化各日
有以與起其同然之善謂應其所欲也○如人情
不保壽則生之而不安則傷人情莫不欲富則厚
不困人皆情所以欲安而保之也○陳氏曰殷民
惡勿施皆命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保殷民所
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也○新安陳氏曰此欲康
曰法文王之命而極於新也○大學三綱領之說其
實出新民即此章上文句也○大學三綱領之說其
言新出於康誥二帝夏商以來言明德者有矣未
誥而大學者相述之謂康誥新民體用相對首見於

王曰嗚呼封敬明之罰人有小罪非貴乃
惟終自俶不典或爾有厥罪少不可不

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貴火適爾既道極
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
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
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
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
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
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
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蘇氏曰此設為死罪之
蘇云爾是人自言法當如此皆迂予謂此不可曉
大際是有過刑故之意○蘇氏曰此設為死罪之

大小以明其情之有輕重非為小罪為可殺也如
甲乙皆死之法謀殺已過失殺未皆死雖未傷而
死也今必死之地亦死過失殺未皆死雖未傷而
意人相必死之地亦死過失殺未皆死雖未傷而
教也惟明似○蔡氏元度曰欽哉欽哉○新安陳氏曰
小罪不可不殺允用刑不可也○殺之新無乃過
乎蓋敗常越軌者其罪雖小終刑之可也○亂之原不殺則
為害將甚大曰軌者謂雖小罪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
有為小罪而怙終者皆殺之也此又有宜於作不與觀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坊大明服惟民其勅
懋和若病疾惟民其畢棄若保赤子惟
民其康乂

有叙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

也本氏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
難乎勅戒勅也民其戒勅而勉於和順也若病疾
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若保赤子者
以保赤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朱子曰若病疾
又何以服人之心○張氏曰刑罰之倫序以制人如痛在已
而足以服人之心○勅勅也民其戒勅而勉於和順也若病疾
有疾若保赤子者皆出於中而和也○林氏曰若病疾
欲去之若保赤子者皆出於中而和也○林氏曰若病疾
以加諸彼則赤子而欲保之此心之誠也○陳氏曰若病疾
民之惡如去已疾則赤子而欲保之此心之誠也○陳氏曰若病疾
矣且其民如去已疾則赤子而欲保之此心之誠也○陳氏曰若病疾
康且其民如去已疾則赤子而欲保之此心之誠也○陳氏曰若病疾
後之也○新安陳氏曰此處三言惟民素然後民必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又曰鼻則人無或鼻則人

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邑而刑殺之耶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鼻則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按刑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為苗民所制多說用刑須改其句呂氏故一篇汝對刑人殺人則人亦無敢刑人蓋言用刑之權正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為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今按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陳氏大猷言用刑此章專言衛國之刑故以外事別之猶緊文言外廢子外正也泉門捆也有限準之義故以下訓法猶謂法為律也衛居殷墟法乃殷民所安也以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予旬時不蔽要

囚

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

三月為去囚求生道也蔽斷也蘇氏曰服念為囚

時而終無去道乃可殺○林氏曰唐木宋謂群臣

曰死者不能復生決囚須三覆奏頃刻之間何暇

思慮自今宜五覆奏正得康誥要囚之意○新安

陳氏曰按歐陽公確岡肝表載其父崇公任徽官

每為囚求生道嘗曰為之求生道而不得夫然後

我典死者可以俱無憾矣亦合此意

王曰汝陳時某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

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畫遜曰時叙惟曰

未有遜事

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事

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去古而不通又謂

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

趨時而徇也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

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

刑殺盡順於象雖曰是有次叙汝當惟謂未有順

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

由不中聲也可不戒哉時孔氏曰用舊法典刑宜於

獨言之則兼刑殺上文殷時者○陳氏曰與刑殺對

言則罰輕刑重殺尤重也○新安陳氏曰與刑殺對

而惟曰未遜心常不自是則○虛明公正之體不

刑而審慎矜恤之念常存刑罰之不明中者鮮矣即

如得所謂情則哀矜而勿喜也

刑而審慎矜恤之念常存刑罰之不明中者鮮矣即

如得所謂情則哀矜而勿喜也

刑而審慎矜恤之念常存刑罰之不明中者鮮矣即

如得所謂情則哀矜而勿喜也

刑而審慎矜恤之念常存刑罰之不明中者鮮矣即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允知

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警不

畏死罔弗懲

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強懲惡也自得罪非為入誘隨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狼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去罪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

讀此五句實與上三句不貫缺之良是取之然平心

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
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于哀大不友于弟惟弟茲不
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大懲即上文之罔弗懲言寇攘姦究固為大惡而
大可惡矣况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罔

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
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其并是父子相夷也天
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
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
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
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
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宋子曰
惟痛憫此得罪之人也不于我政人得罪憫痛之
深恨不自我得罪也蔡氏元度曰先責子之不
孝然後責父之不慈先責弟之不恭然後責兄之
不友周禮有不孝不慈不弟之責而無不慈不友
即此意也○張氏曰殷之秉彝民彝常性之謂也
○呂氏曰前言殷罰殷彝此言文王作罰刑者殷

法常事用之父子兄弟之類故以網常之罰有作焉如
之惡人倫敗文王之於刑罰類故以般亂俗因
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之類故以般亂俗因
新在也○新安陳氏曰按前已告康叔明德以
民之功不率慎而後方齊民之刑何用法峻急之
有又此章孔註甚明蔡傳從之當矣

不率大戾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

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

瘼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速由

茲義率殺

憂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賞之法矣况外

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取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

病君上是乃長聲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

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

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此信外庶子正人小臣皆上立私則速

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旃之

臣民化紉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

無其象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離民孰知不孝不

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

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

也

而已矣孔氏曰：夏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

以屬上文，或以屬下文，不勝異說。此句合缺疑。○

吳氏曰：速由茲義。率殺即前文。王所作罰刑，此言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

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

其臣。惟威惟虐，大察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

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瘵

厥君也哉。臣外正皆得為威震。汝之為此欲以德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

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

文王之敬也。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

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

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也。忌云：王

而巳。敬也。○林氏曰：裕民豈他求哉。惟文王之敬，忌

能戒其所不為。○陳氏曰：大猷曰：敬則律已嚴而感

刑者，盡裕則待人寬而從容。自從然敬典而不知

忌刑亦非所以全裕民之道。惟法文王之敬典，忌

刑乃能裕民耳。弗念弗庸，既以為朕，愍則敬忌。裕

書經

卷之七

五

○民人其有不憚乎 ○唐孔氏曰敬忌謂敬德忌刑
○殺兩言速由何其急速也此言乃由裕民乃裕民
○戒人之惡習終欲其寬緩也如欲其以刑齊民以懲
○其急其緩並行而不相悖也 ○陳氏大猷曰此上
○三節疑有錯簡諸家皆意其然耳

王曰封奕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

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

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
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
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

迪吉康之迪况今民無導以而不從者苟不有以
道之則為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

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

畏也 西山真氏曰欲導民於吉康其何以哉惟於
已蓋殷先哲王之德用以為非導民吉康之道也
之以仁義而民趨於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於
孝弟此則所謂吉康也政者所以正民不能導民
俾知所適尚何政之有古之所謂政者合教化而
言後世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

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

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天

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正其心之狼疾迪之

者雖屢而未能使之同上乎治明思天其極罰我

我何敢死乎惟民之罪不在失亦不在多苟為有

罪即在朕躬况曰今庶群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

天乎新安陳氏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即指未

行之時蓋欲以德行罰之義故告汝以德之說於罰之

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之雖屢而猶未同民之不靜

罰極我矣我其不當怨也惟其罪不在大與多一

毫之罰極且為有罪况曰其已上顯聞于天而欲這

康同爽惟蓋當時語此王責已以勵康叔也

解難通者不如飲之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死心勿用非謀非藝

蔽時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

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自言汝敬哉毋作可

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

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

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其是則不汝瑕疪而

棄絕矣陳氏經曰毋作致怨之道也蔽如一言以蔽之

之蔽惟斷以至誠則能不敢於非謀非藝矣心之

不安則必喜異而厥常德之不顧則無內省之實

敵之不遠則貪目前之利忘他日之患凡此皆基

五十四

於不誠也。陳氏大猷曰：為治有不易之定論，通於不誠也。明德慎罰，是也。捨是則為非，謀非王行，之常道也。明德慎罰，謂是也。戒以勿用，而惟斷以誠。封不則敏，德先哲王古人之敏，德如悠而欲其心。明也。德則敏，德先哲王古人之敏，德如悠而欲其心。安則恐，其警省不至也。故又欲其弘遠，汝謀庶能。又恐其慮之大，迫也。故又欲其弘遠，汝謀庶能。優游寬裕，而與民相安。自無不瑕，絕之也。蓋為之。民寧不寬裕，所以致民之寧。而德裕乃身之裕，同至。未至於優裕，皆勉強也。與前德裕乃身之裕，同至。此則不言用罰，而純言用德。乃心顧乃德遠，乃敬俗。乃以民寧皆德之事。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身，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單怨我，言用安治爾民也。爾雅曰：肆，今也。肆，語辭，如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皆語辭也。陳氏大猷曰：無使我所與爾之爵，士殄絕而不能享也。服命，即所服受之。詰命高乃聽，猶尊亦罰。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身而言。朱子曰：享，世享皆享於天子。季氏杞曰：康誥一篇始終以敬哉，敬典為言，是知致敬之道乃脩身治民之本。康叔所以化商民之綱要，莫大於此。新安陳

氏曰商民不孝不友化之之本在於敬五典耳勿替所當教之與常即前所謂罔不克敬典者篇將終復申言之大學引惟命不于常而斷之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弗善則弗聽則珍享不善而失之也敬與聽告則世享善則得之也武王封康叔奉以反覆於文王明得慎罰之家法無慮數百言未復以天命之無常享國之難必者警戒之康叔實能敬聽而力行其言衛之享國卒與周家相為長久吁豈偶然哉

○酒誥

商受^多酒天下化之^又妹土商之都邑其染^分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為^{去声}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自王若曰明太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采

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裴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為^{去声}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眾人而作則首稱其眾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與書首稱君與君陳書首稱君陳為一人而作也耳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眾此為眾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眾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直言明太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按吳

氏分篇引證固為明甚但既謂專誥也妹邦

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為妹

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

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至

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

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志之意其事則主於

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為一

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覆參究蓋自為

書之一體也宋子曰當初周公使管蔡者想

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爾他乘

醉以語言離間之曰你是兄却出來在此周

公是弟反執大權以臨天下管蔡欲得被

這幾個與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測於

得這管蔡如此後未周公所以做酒誥

如此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中間想

有說話而今書傳只載得大槩其中更有

多機變曲折在○徐孟寶問揚子雲言誥

之篇俄空馬答曰○孔書以巫蠱事不傳漢

儒不魯見者多如○林氏曰晉杜預皆然想

子雲亦不曾見○林氏曰晉杜預皆然想

猶存酒誥所以見○林氏曰晉杜預皆然想

以酌酒戒妹上之命於國人後方呼康叔名

康叔使明戒妹上之命於國人後方呼康叔名

叔之身欲其以身率國人也制于酒則專戒康

叔之身欲其以身率國人也制于酒則專戒康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即誥所謂洙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為妹

邦發也孔氏曰妹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薛氏

于氏曰提起頭說个明大命

于氏曰提起頭說个明大命

于氏曰提起頭說个明大命

于氏曰提起頭說个明大命

于氏曰提起頭說个明大命

于氏曰提起頭說个明大命

于氏曰提起頭說个明大命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茲庶邦庶
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
肇我民惟元祀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顯考此篇言文王誥必則曰穆考詩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然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勅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必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

為西伯故得誥必庶邦云云與左傳合不易之論以穆考為穆穆之穆則詩稱武王曰率見昭考此昭字又如何訓取穆穆之證非也○王氏曰昭考此正曰長亞曰少正御事治事之臣也○有正有少○唐孔氏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又云杜康造酒本人以意為之今言天降命蓋人為亦天之所使也○孔氏曰非大祀而用酒則非天之所降命之本意矣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天釀酒亦曰天毒降火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

朱子曰南軒酒誥一既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誠

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釋氏本惡天

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命也釋氏本惡天

去其降威者乃併與天之物釋氏惡之必欲奢而

食而至於暴殄而巳衣釋氏惡之必欲奢而

則不至於暴殄而巳衣釋氏惡之必欲奢而

於惡之必欲而絕夫理之公者去其惡而巳

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馬釋氏惡其泥沙之濁

然室之泥沙而不知土之清則魚可飲矣泥沙之濁

宮氏曰天降命而資之以清則飲也後人失其本意

以酒得禍而亦曰天降者天理不在人心外以為

酒所困即以天降威也○蘇氏曰聖人所以為天降

天降命人於事之成敗未嘗不與之俱者則天之

為在上人之起居動靜未嘗不與之俱者則天之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

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必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充易縱酒喪德故
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

天子誥教庶國庶士之辭○新安陳氏曰天降命

命也酒之流生禍亦天降威也酒一而巳天降命

祀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降命人欲

行異情人之於酒然知其祭祀而本於天理人欲

能於燕飲而凜然知有降威之天則天理行而人

欲窒方無酒禍矣○
服酒誥之訓世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酒武王

以酒誥成之逮幽王之無窮也始也商俗淫酒武王

防初筵能以其所為禁防者傳為子孫戒焉

毋同彞常也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陳氏曰告教庶邦庶士之小子又難勝故湯訓蒙士文王教小子穆王告幼子童孫與易養蒙一也○陳氏曰有官則不敢飲有事則不飲可燹酒○陳氏曰有官則不敢飲有事則不飲飲惟祀酒飲福受胙也○陳氏曰無常者非不飲也蓋不祀而巳○陳氏曰以德將之庶國之飲者惟因賜祀胙而巳○陳氏曰以德將之庶國之飲者惟無所主則為麩藥所迷矣○新安陳氏曰不至於醉中儀無德以將之故耳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

祖考之彞訓越小大德小子惟

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

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

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

物也○呂氏曰大抵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心臧者必不暇縱酒必以酒為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用力足美殊不如此至以酒為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為小而不戒必至此至以酒為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可分彼為大德此為小德當以故飲其合而為一也○西

厥長肇牽車牛遠服音古賈用孝音古養厥父母厥

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也與反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
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脩農功
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節音古易牽車
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
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
大脩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
以用酒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
大克羞音古苟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
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

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
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
典常也蓋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不惟
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
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為之際悉稽乎中
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
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
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
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

飲酒克蓋者則可飲酒蓋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
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
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者饋祀皆因其良心
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二者且為成德之士
矣而何憂其酒也哉
其醉飽耳作而稽於中德未嘗過差則庶幾能進
饋食於祖考乃自助而用逸也喪德喪邦皆以為
天之降威則永觀者稽中德者天安得不若其元
德乎○呂氏曰問人飲酒之門不過奉親養老祭
祀三節皆自其良心發見處開之也○西山真氏
曰此乃武王誥教庶中正德無過與不及也中德
省每有動作必稽乎中德無過與不及也中德即
中道也即身而言則曰中德即事而言則曰中道
○新安陳氏曰此數句以稽中德即事而言則曰中
則無過不及飲惟見於羞饋祀而非祀不能稽中德
乃可為王正事之臣以此天亦若其元德由中德
可克之為大德也德之一字為酒誥一篇之綱頌

誓之救千丈渾之一寸膠也上文之德將無醉下文之德若元德實互

王曰封我西土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
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
之命

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之言末

王此酒之教其大如此

以克受命為賦此之由何耶但觀纘厲陳隋之

朝上下沈酣以致墜失天下則謹酒而受天命復

何疑哉○果氏曰凡稱我皆武王自謂也余謂三

篇皆武王書觀此一節可以無疑矣或若終謂周

公代成王之言何為三篇無一言及武王周公處

考不應遽忘之若果周公之言則尚克

殷之命乃周公受之而武王不與也無是理矣○

新安陳氏曰上文言和君以下用文王教故武王

即我受命承之若以為周公之言則是用文

王教之下畧無一字及武王周公敢自謂我克受

殷命而後知也

明者而後知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

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成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惟御事厥罔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矧曰其敢崇飲

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

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

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惟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辜自酒腥聞在上故

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

自速辜

以商度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主受也受沈
醜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祇保者惟

在於作死之事不肯悔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
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

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魯果而相逐其威
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

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
行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

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
惟民怨惟群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

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
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

臣之通稱也陳氏大猷曰殷先王之興邦在於迪
○

兩山真氏曰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強狠水火
可入矣通君臣上下以流淫為心故沈湎于酒而
亡也紂之君戒其所以亡也此章與前多相及相
而亡也欲康叔戒其所以亡也此章與前多相及相
應前曰祀茲酒初意本以弗惟德馨香祀廢而酒
聞在上設酒初意本以弗惟德馨香祀廢而酒
於羣飲無馨香之用而惟腥穢之聞此章與前多相及相
曰天降喪小大和用變同惟腥穢之聞此章與前多相及相
于殷惟其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
事以實其說也前曰自逸于殷惟其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
又曰不惟其說也前曰自逸于殷惟其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
介之用也自逸于殷惟其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
介之訓也自逸于殷惟其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
以介之訓也自逸于殷惟其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
哉以介之訓也自逸于殷惟其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
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

可不水監撫于時

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桀如此其詳者古
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
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
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為太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尹史
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
服采矧惟若疇折艾薄違農艾若保宏父

書經大卷八 周書卷七 六十七

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傳薄音

勅用カ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
甸男衛使之不面于酒也也比殷獻臣侯甸男衛與
文王比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
謹矣况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
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謹於酒乎
大史內史獻臣百宗士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所
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
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
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

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
疇匹而位三卿者若折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
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
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折父政官同馬也主封折
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廟地
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折父者制殷人酒酒
以政為節也折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况汝
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效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
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勅比之意剛果用力以制
之也此章身遠而近身卑而尊等而子之則欲其
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為治孰能禦之而况比於酒

不嚴為之法商人則反是○史氏漸曰王非果於
 殺也飲至於群壞風俗者為國耶故於商人則待
 此風又及於周人則何以嚴之其然豈其然乎傳
 者非必殺也若其殺之為言有疑意存焉初不聞其
 曰天其或若也激其遷善遠罪之念初不聞其於殺也
 修省之心而激其遷善遠罪之念初不聞其於殺也
 ○劉氏真曰此書不責商民之誨而責在位之
 躬化商之故都亦有家世自族多而康叔之百官有
 司自周而往者也曰君欲指此輩也史友以下皆康叔
 之百官耳康叔以國君治之豈曰不可而何必歸
 之於京師乎熱未歸于周亦恐康叔之意寓於嚴厲之
 殺嚴為之刑而未必殺也忠厚之意寓於嚴厲之
 言豈不明哉一篇始終之意皆以在位者為言而
 解者不察盡以民言之過矣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
 之姑惟教之

而受道甘酒為惡之諸臣百工雖酒于酒亦能覆葉
 而非羣聚為女奴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氏曰成
 謂臣酒酒者勿殺而姑教之
 以其染惡深而被化淺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
 弗恤乃事時同于殺

有者不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
 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酒于酒我則明享
 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絮汝事
 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皆王告康叔之辭○
 帝氏曰明享彰明使
 享祿位以示勸也

而進戒之書
亦有曰王曰
監云者

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
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
王其德之用也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
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
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篇
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
之語編書者以與周厲殺人等意合又或王
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
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
非若今王之為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
視之監而非裕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
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渾沫沈潛反覆繹其文
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
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曰吳才老辨梓材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
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辭未嘗如前一半稱
王曰又稱汝為上告君下之辭亦有此理○又
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
辭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樣
處恰恰恰好○吳才老考究梓材只前面是
告戒臣下其後都稱王恐別是一篇不應從
告臣下不稱朕予而自稱王斷簡殘篇無從
考正只得於言語而中何處錄得來此與他
曰梓材後半篇又不知何處錄得來此與他
人言皆不領嘗與陳同父言陳曰每嘗讀亦
不覺今思之誠然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
達王惟邦君

木家巨室也軍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

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

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

無間者惟邦君也陳氏曰大猷曰大家如晉六卿魯

衛之大夫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踈與國之臣民

常親蓋臣民素服屬於大家而大家之強阻亦臣

民擁助之也國君能施仁政撫其臣民由臣民以

以達其情於天子而邦君之責盡矣王言則率土皆

王臣但言厥臣皆在其中矣新安陳氏曰邦君

處上下之間無以服其心也巨室難以強力服而可

以公心化以庶民及臣達之是邦君一人之心其

公正能通乎一國千萬人之心以其下達者而上達其

人之通達於大家之心必矣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
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袒厥
敬勞肆往烝死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
事戕敗人宥

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為師也君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痍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癥者律謂痍痍音後也此章文多未詳勞至戕敗人宥之言類都不成文理不可曉新安陳氏曰恭傳僅訓字而云此章文多未詳信當缺之今姑采合諸說解之曰汝若常發越謂羣臣言我有交相師師之三卿與正長之尹衆大夫之旅我意言我欲無虐殺人耳亦以其君先恭敬勞來其民為罪人者遂往效君以敬勞遂與往日為姦宥殺亦見其君之事凡戕傷人毀敗人物者為新群臣遂亦見其君之事臣亦宥其小者大意欲康叔率其臣以戒虐殺施寬宥也○丑篇痍之移之氏二反毆傷也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齊戕無齊戕至于敬寡至于廢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起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監二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

卷之八 周書卷之八

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寧畜之也且王所
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
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
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戒虐人可也
大獄曰刑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
右監以監萬國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故稱之
之為監○新安陳氏曰三篇意相承而相濟康叔
以南侯為司寇故武王命之多及於刑康誥及覆
於明德慎罰悉矣不得已而及於速由文王罰刑
速由茲義率殺酒誥又以懲羣飲為務而口予其
殺時同干殺皆非得已也逮至梓材告戒於此終
矣慮康叔因前二篇之屢及于殺而意或偏倚於
刑也故此篇惟以尚寬宥無刑辟為言仁哉武王
之心其亦舜刑期于無刑之心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疆

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

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稽治也敷蓄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

墍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雘采色之名

敷蓄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

主之所已為也疆畎墍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

云爾喻却與無胥戕無胥虐之類不相似以至於

之文乃臣戒君之辭非酒誥語也○蘇氏曰始去草

也○陳氏大猷曰敷開墾也○孫炎曰始去草

也○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曰畎○孔氏曰垣

牆也馬氏曰甲曰垣高口墉○說文豎傳塗也○

也○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曰畎○孔氏曰垣

牆也馬氏曰甲曰垣高口墉○說文豎傳塗也○

也○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曰畎○孔氏曰垣

牆也馬氏曰甲曰垣高口墉○說文豎傳塗也○

穀梁傳曰：楚雍門之茨，范甯註：茨，謂茅蓋屋也。○陳氏大猷曰：且粗曰樸，致巧曰斲。○唐孔氏曰：履是采色之名，有青有朱，丹履則是朱色者。○新安陳氏曰：三者之聲，謂武王既盡勞以治之，故當因舊成就，潤飾以終之，不可變成規而壞前功也。

今在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
亦既用明德，后式與集，
邦不寧。

邦不寧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

此章孔氏曰：夾者，是人左右而來之故。言此夾音尊君親上之天，惟用明德足以感動之。懷來諸侯為已夾輔庶邦，享上親若兄弟，各以其方而來。其明德也，亦皆盡用明德，非勉強而然也。其法也，用而已。如是則集庶邦不享矣。前之庶邦享未盡，不享今曰：不享則無乎不享也。○新安陳氏曰：朱子既謂自此章以後，無不為他書錯簡，誤綴於此，則不當後以武王命康叔解之。只作臣告君之辭，可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宋

曰：尚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

命

肆今也德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
 之也迷民迷惑染患之民也命天命也陳氏曰用慰悅先
 王之克受天命者也陳氏曰惟德是引之於先後助之於後
 之使不乖懌之使不怨先引之於先後助之於後
 陳氏曰蔡氏訓肆為今未安肆故也遂也朱子曰
 承上起下之辭書中肆字在句首者如肆類于上
 帝肆嗣王不承基緒肆惟王其疾敬德與上文肆
 往姦宄肆亦見厥君事皆故與遂之意耳不必訓
 為今也又接明德者人心虛靈不昧之理無上下
 之間亦無前後之間先王所勤用以上懷諸侯
 所既用以享天子均用此明德也何以上下之問
 王惟德用德即所謂明德也何以上下之問
 乎以懌先王受命無非用此明德也何以前後之問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

孫永保民

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按梓材
 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
 為句讀音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語意
 相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
 本不類也孔氏依陋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
 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親禮考之天子以止遏
 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某氏以為誤簡者為
 得之但謂王啟監以下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

遏作遇

也而實不同上已若茲監與自古王若茲監相似
聲監觀之監已乎若其監觀于茲臣所初於君惟曰
曰欲自今已曰萬年當為天下王之子孫
永保民而巳則欲世王之長保安天下也
子孫保民而巳則欲世王之長保安天下也
公而孫私於上家也其人臣祈君永安天命也
之非穿讀此篇只依朱子以殘編簡讀之度其
免於穿鑿云○蘇氏曰此書專言王惟不殺則子
孫萬年享國故以皇天所付為言詳考大誥康誥
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為戒以不殺為德
八百餘年之後王若以不殺為國以好殺為天下
及其子孫者多矣而世主不以好殺為國以好殺為天下
會六經以勸之殺漢漢隱表使唐末五代之亂殺其人
如飲口食周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府尹劉銖屠其
家百口大祖所以短促延義答曰漢本末亡以刑殺
義問漢祚所以短促延義答曰漢本末亡以刑殺
寬濫故不期而滅聞延義言嬰然貸之誅止其身
逢吉第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義以救世云
予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義以救世云

議論方可行世

書經大全七卷終

申學士校正古

書經大全卷之八

○召誥

在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
王言我南望三途名山北望嶽鄙太行山下顧
瞻有河粵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
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
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
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遠之於王其書奉奉
於歷年之久近反復音乎夏商之廢興究其
歸則以誠咸音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

書經大全卷之八

易使廟社稷官都焉則不易遷服也
京宗廟而社稷官都焉則不易遷服也
會諸侯朝而諸侯朝而諸侯朝而諸侯朝而
特以朝而諸侯朝而諸侯朝而諸侯朝而
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
之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
豐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
侯所鑄以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
其示天承天之至道成於宗廟於洛邑
據漢下形勝也公地險成於宗廟於洛邑
遠於漢下形勝也公地險成於宗廟於洛邑
得成於漢下形勝也公地險成於宗廟於洛邑
之成於漢下形勝也公地險成於宗廟於洛邑
國於岐山在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
於岐山在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
鄠東豐水在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
池謂東豐水在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
岐西謂東豐水在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
鎬在豐東二百里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周成
一事而王建千成宅中之圖大之基謹重如

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
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
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采子曰此等語不可不曉林文皆有時
言曰便做這物事如這物事如這物事
俗等喚做當時與士大夫語得與今
制誥之文故甚易曉如夫語得與今
司行曉者不文甚易曉如夫語得與今
其可曉者不文甚易曉如夫語得與今
雖河上者不文甚易曉如夫語得與今
三壽作朋三壽自是物却此句可也
是壽今則可想當景父多日西景朝
時言多則可想當景父多日西景朝
景言多則可想當景父多日西景朝
朝言多則可想當景父多日西景朝
之難茲賦道里均自非近而事言則
之難茲賦道里均自非近而事言則

以至於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誥以告王序
不言之何也宅中圖犬固難保大定之功尤難
王之在豐召之相宅固見宅中圖大定之功尤難
召公奉奉以敦德求命戒主教不圖大定之功尤難
危見保大定之功不敬德則必墜厥命其辭甚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

也周錫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

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宋子曰豐鎬去洛邑三百

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畫圖之為方也恐井
或問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戍如
變之道也○○林氏曰漢志曰周明鬼紀月以甲子紀日
亥朔庚寅既望

惟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

臚越三百戍申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

得卜則經營

成王在豐使召公先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

語辭言召公於豐迺遷下力止反而來也臚重康

旦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

書經大傳卷八

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

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林氏曰漢志曰三月

越三百庚戌犬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丙

越五百甲寅位成

庶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

洛故就後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

成也唐孔氏曰庚辰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

營之位也庶殷所遷也楚知血未嘗不卜然庶臣既而有定議故至洛乃卜之遷

楚血未嘗不卜然庶臣既而有定議故至洛乃卜之遷吉皆此類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

邑營

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唐孔氏曰乙卯

越三百丁巳用牲于郊牛一越翼日戊午

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祭天地也故用一牛一羊一豕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

書經

營洛之事也唐孔氏曰丁巳十四日也戊午十五日
穆共牢○馬氏曰言社則祭天社祭地○陳氏曰社
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中故也○王經曰社
曰於尊以簡為誠於一平以豐為貴故郊特牲而社
稷太牢先祭告于郊社然後用工○陳氏曰社
此蓋即洛邑新立之時社然以告作洛於天地不告
始祭祭宗廟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邦伯

書後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晉大夫營成周計丈數
揣高低度厚薄凡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
徒庸慮材用書糗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也

侯也唐孔氏曰甲子二十一日也書賦功屬役之
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諸
侯也唐孔氏曰甲子二十一日也書賦功屬役之
厥既命殷庶庶殷不作

不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
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不
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
也陳氏曰大猷曰獨言庶殷不作則諸侯可知○
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十日而用書庶殷不作周召
之規模其敬如此總而計之自成王至豐距甲子
及哉○新安陳氏曰觀此則殷民之遷在末作洛

乃御事
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乃御事公誥庶殷越乃御事自
大保乃以庶邦家君出取救災乃復入錫用
無也大之甲神未戊十之誥至之前
間日誥在等以至午日吉于前
誰洪治康事有癸將乙卜是明
謂大誥即後為亥行卯也日美
大誥是者書也五之日再此
治三曰惟定五日又及誥此
即月三然後中言前觀詳之者
用十三月後甲子會集將用書
命日巳未魄周公初基至乃
不可見聖人也戊午祭社後一
經細而考之微密哉
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庶殷越自

乃御事
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庶殷越自
大保乃以庶邦家君出取救災乃復入錫用
無也大之甲神未戊十之誥至之前
間日誥在等以至午日吉于前
誰洪治康事有癸將乙卜是明
謂大誥即後為亥行卯也日美
大誥是者書也五之日再此
治三曰惟定五日又及誥此
即月三然後中言前觀詳之者
用十三月後甲子會集將用書
命日巳未魄周公初基至乃
不可見聖人也戊午祭社後一
經細而考之微密哉
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庶殷越自

幣殷言此化以氏未幣至成已周首主
供而庶召般為日知入洛王定公聯所乃
王取邦公人禮庶如錫而謂之御事猶今稱入為執事也
即幣而納而致家朱子乃曰族王若公其辭又多是召公出取
此陳不忠化慶君曰此蓋因周公以告于王是成王取
出王及庶大者幣得於王身下文遂急務在
取不庶般者幣得於王身下文遂急務在
之及庶般者幣得於王身下文遂急務在
幣庶般者幣得於王身下文遂急務在
前庶般者幣得於王身下文遂急務在
後庶般者幣得於王身下文遂急務在
相庶般者幣得於王身下文遂急務在
照庶般者幣得於王身下文遂急務在
庶般者幣得於王身下文遂急務在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

其奈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

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聲去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

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踈之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

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
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
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
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
遠絕大邦厥之命矣而此厥先哲王其精爽在天
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
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去
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

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
疾敬德乎者以日殷多先哲王精神在天不能救
死各反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嗚氣陽也故
升而在上則無不在矣衆人物欲蔽之故嗚散也
氣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死也
精神在天與天為一○表氏曰疾敬德者更無等
待遜疑只今便下手○新安陳氏曰曰相宗之不可
憑藉如此外之意蓋謂成王今日安可盡恃太
王季文武也此章言天命不可續祖德爾宗不可恃
惟敬德庶可疑也固操則存捨則亡必祭著精神而
疾用最有力蓋敬人之心強而能敬苟悠悠玩怠則
沒用不則敬矣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安肆
網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安肆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

若今時既隊厥命相去聲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音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籍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籍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宋子曰此一新節開有不從其子而保之即孟子天與子則與子之意開萬世傳子之端自禹始故於夏言從子保而於商只言格保蒙上文也兩面稽天若即對越在天之意此一節蓋謂天與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克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稽考矧况也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踈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者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墜命之由又成王也○新安陳氏曰有壽考者如周公周申諸公在天所賴以稽古道幸非壽考者德盛智明不能決也稽考天意以定謀慮

嗚呼有主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

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公嘆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巖險也王其

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

為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巖險

可也險於民者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田曰其作大邑

其自時配皇天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

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

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

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

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

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

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多夕多陽
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
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
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居洛邑以此句為治服事也土中洛邑為天下中也
但王命來此定邑耳○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
此以祀上帝以及植祀○上治民祗又自公述周公
為治則上帝受命以治民祗又自公述周公
宅洛之意○陳氏大猷曰君前臣各是而配天使
舉無愧於天言以告謂今祀大邑其自是而配天使
仰是而宅於中為治使無愧於民王其有成命而
自是而宅於中為治使無愧於民王其有成命而
治民今體可也周公所期如此之事召公之命而
以稱之○新安陳氏曰洛中而事召公之命而
嘗明言之○至上方言服祭土中而功疑周公之言
見此蓋下所以配上帝其敬德所成也○陳氏言所以
勉之也○知成王之已無以退辟于周之意故言此以
意全在來字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
惟日其邁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
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
其驕法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王敬作所不可少敬德
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

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
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初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召諸中其
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周殷頑民于洛蓋與
不能相安以御事然後有以服殷御事非有以親比介
助於周之故以服殷無不善也然服殷於御事之節
於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也反耳上化紂有以是
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反耳上化紂有以是
使日進於善則與性成而忘反耳上化紂有以是
又在王之政刑所及也當以敬為所不可不敬也
以率之非政刑所及也當以敬為所不可不敬也
率之使相觀而喜又以身率之使不可不敬也
也○新安陳氏曰王敬以所字為句不敬德下觀而化
孔氏只作一句說王敬以所字為句不敬德下觀而化
氏曰只作一句說王敬以所字為句不敬德下觀而化
之所發復亦惟化之於舊染而其實性流今欲節之而
使之性復亦惟化之於舊染而其實性流今欲節之而
性則其可節不敬則此心放縱於人欲之為而性日
而性可節不敬則此心放縱於人欲之為而性日
謂之日其節不敬則此心放縱於人欲之為而性日
者非有所勉強而蓋敬者天理而於人欲之為而性日
為者非有所勉強而蓋敬者天理而於人欲之為而性日
於此而人能如是則敬盡如飢食渴飲之常無所為而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繼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

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

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即墜

厥命爾林氏曰古人於天命不以為必有不以為

疑之也至於敬德則有歷年不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一國命嗣若功

王乃初服千九百字

今王既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

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

政服行教化之始乎陳氏大猷曰此章言在初服

初服也此句呂蔡以屬上章孔朱真陳以冠下章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

天其命哲命吉以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

則善美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

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

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

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呂氏曰人自初生而保養

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求也○林氏曰天以正性

命人初無智愚之別所以有智愚者於已取之而

結上生下生宅新邑為一語亦通但此句實

使與初生初服宅新邑為一語亦通但此句實

初服也此句呂蔡以屬上章孔朱真陳以冠下章

初服也此句呂蔡以屬上章孔朱真陳以冠下章

初服也此句呂蔡以屬上章孔朱真陳以冠下章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

天求命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

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不可不慎其初所教蓋習於上則智習於下則愚

矣故今天命正凶則初服之時敬德則智習於下則愚

年不敬則愚宅則凶則初服之時敬德則智習於下則愚

已不知我初服宅則凶則初服之時敬德則智習於下則愚

天未命者只在德而巳矣○陳氏曰自貽哲命

至公也○天其命哲而巳矣○陳氏曰自貽哲命

祈之也○天其命哲而巳矣○陳氏曰自貽哲命

明哲之性與生俱知○初服之時敬德則智習於下則愚

哲習於惡則靡哲如不思○初服之時敬德則智習於下則愚

命馬是生時自貽哲命○初服之時敬德則智習於下則愚

一節發明王乃服初服○初服之時敬德則智習於下則愚

中乃所謂初服○初服之時敬德則智習於下則愚

判於此召公判於此○初服之時敬德則智習於下則愚

也疾敬此召公判於此○初服之時敬德則智習於下則愚

之有今罔後則能○初服之時敬德則智習於下則愚

今初而能後則能○初服之時敬德則智習於下則愚

德此而能後則能○初服之時敬德則智習於下則愚

意蓋申上豈文王其○初服之時敬德則智習於下則愚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

又民若有功

又民若有功

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
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
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
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越王顯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
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宋子曰其惟王勿以小民至越王顯為一節○
以民之過用靡其過用不常也久矣召公戒王勿
蓋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
言亦若功○陳氏大猷曰順夏商之有德者上
德元亦猶乾元坤元在於地生萬物惟在德元而
德矣人君之德非舜而收之始生萬物惟在德元而
覆肩天下安之德可以於好生元者善之長○君
氏曰至此則非焚之小民化為用德之小民正所
謂若順導之而功者王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君有夏歷年

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命

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
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末也
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命蓋以小民者

書經卷八

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

心為天命也朱子曰以小人德于上而小民儀刑于

下則天未命之矣所謂用小人者國之根本全在小民

其亡其亡不在大族忽澤及小民則無不及矣

陳氏曰小民不在大族忽澤及小民則無不及矣陳

之不振無告文王施仁先四者是也

氏曰勤恤即無疆惟恤之恤先四者是也

以之惟期於兼二代之歷年非他勤勞也

之小民受命元德儀刑之言小民始戒而受命

天者何惟尚德不尚刑之末欲以之微而受命

命之用祈天未命至此言欲愛民而巳命在天未命蓋亦

命與道無他惟修德與愛民而已命在天未命蓋亦

始一語相始一語相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

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

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

天永命

讎民殷之頑民與二十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

曰惟王其疾敬德兩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塗厥命

憐年過之心也異時成王為守文令主而周家少

卜年過之心也異時成王為守文令主而周家少

主之藥石國家之著龜也哉臨川吳氏曰勤恤

猶帝典一語通結上三節與王之德之用祈天永命

永命一語通結上三節與王之德之用祈天永命

始一語相

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
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
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
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
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求命而已蓋
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
所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
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
以助祭云薛氏曰先讐民後友民者作洛以鎮靜

陳氏經曰保受王之威德者臣下之所能也
王既有成命當求所以威德者臣下之所能也
子孫保受王之威德者臣下之所能也

黃望於王之身者甚重恐以治洛為功也
但能恭奉幣以供王慶王之能祈天求命而已
祈天求命在王不在召公矣
陳大猷曰篇終復總始末之要
甸和會作洛而言敢以受威命明德者因庶
殷即保受也王之威命宅洛而治即王之明
亦顯與上越王末有成命與上王之明會庶
人旅王已從天命已顯相與非敢自居其勤
幣不旅王已從天命已顯相與非敢自居其勤
無不召公之意可謂婉而篤矣記曰頌而致
求命之能也德愛小民之故事於篇終特以
命而臨川吳氏曰文已盡之故於篇終特以
恭奉幣因上文取幣以結一篇之意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去告京。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下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子冲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俘來以下，成王錫命。茲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又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

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則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朱子因讀尚書曰：其間錯誤解問之云：尚書還不得處，然多昔呂伯恭解洛誥問之云：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何來獻畝及卜成王未嘗一日居洛，後面如何却與周公無許多答對。又云：王在新邑，此處何解伯恭遂無以答。後得書云：誠有解不得處。○洛誥之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洛誥之前已屢有答問之詞矣。○葉氏曰：此篇當與召誥參看。蓋非一時之言。史取周次之，以不遺使告卜相與往來告戒，本末序可。知者當缺之，而釋其可知者。○新安陳氏曰：此篇大可疑者，惟洛之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不可疑者，惟洛之公告王宅洛行祀出之二月，在洛祭告命，周公留治洛之事，與其日月尚書之則，自三月後，至十二月，前此數月中，至洛簡之大事，其當書也。必矣。又此篇首章九句，脫想矣。且孺子其朋及汝，惟冲子，惟終等處，贅

牙難通又王曰公功業迪篤之下無周公谷辭而
即又繼以王曰豈非此
等處有脫簡錯簡耶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下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
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
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
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
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
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
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
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

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也
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
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
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復逆之復成王命
公往營成周公得卜復命于王曰子親之也曰明
辟尊之也先儒以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以書
復之有○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未嘗代王為辟何
復如孟子有○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未嘗代王為
周公攝而歸政于王之辭古今復自孔子氏以復于
氏以爲攝而歸政于王之辭古今復自孔子氏以復
子位以爲治天下初無之信焉以予考之不取易獨
非出吾夫子也蓋武王崩見周公以冢宰攝政此禮
之常攝者攝其事非攝其位也蓋武王崩見周公以
不知其非以成王幼而攝其位也蓋武王崩見周公
言則王氏之言為有證而攝其位也蓋武王崩見公
漢孺子嬰為安公執其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
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蓋

因孔氏釋經之誤奔遂借此以文其姦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若不敢及周公不欲斥言王幼不能故言王政事保依王躬而相此洛邑以為王當於此初作都邑既成又安長治是謂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河汭黎水我乃下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下灑水

東亦惟洛食平補耕友俾來以圖及獻ヒツト卜

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灑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灑水東下都也處上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灑之間下都在灑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俾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

五言五

二十

也張氏曰王者以民為重故曰師○袁氏曰黎水
洛食即今河南後言惟洛食即今洛陽言公於洛
召公此二處也召公曰我○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
以處殷周公之重也○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
洛也殷周之重也○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
水者因其所安也○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
中者先周之人心也○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
先者蓋周公之心也○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
協從蓋周公之心也○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
氏漸蓋周公之心也○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
東西蓋周公之心也○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
洛而蓋周公之心也○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
澗瀝蓋周公之心也○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
於澗蓋周公之心也○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
社宗蓋周公之心也○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
東郊蓋周公之心也○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

八里○臨川吳氏曰龜卜古法今不傳
所錄宅在史記龜策傳者每一事有一占洛各不同
疑非宅之占兆也先卜黎陽不吉乃卜洛邑二處而龜
兆皆食兆也先卜黎陽不吉乃卜洛邑二處而龜
其墨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

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

休恒吉我一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

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
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

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下之休美而常告者也二十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宋子曰拜受公言猶雨之拜宗周其作我周匹休之地匹者對宗周之辭以予者使之在洛言來者順公所在而言○王曰貞如曰詩之作豐尹匹與此匹休同意○夏氏曰貞如厥賦貞之貞謂相當也王欲與公共當此吉祥○王曰承此休宅常吉之卜也○新安陳氏曰視與示休以承此休宅常吉之卜也○新安陳氏曰視與示云古通用漢書凡示字例作視十萬曰億泰誓又億毛公萬曰億不何也詩禾三百億鄭注十萬曰億鄭以古數言之億孔疏今九章算術皆以萬為億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欲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群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音上告成事也兩賜時若太役已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求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神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闕於事情抑不知

始

者

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夜音齊一心對越天地達

此精明之德放音放諸四海無所音所不準而助祭諸侯

下逮胞翟音胞若收其放而合其離音離蓋格君心萃天下

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音務也

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傳疏以為至洛既祭復歸鎬

對問之言葉氏以為周公得卜而至於洛既祭復歸鎬

因留周公居守而周公得卜而至於洛既祭復歸鎬

說後帝禮有殷祭殷奠皆取後盛之義音義○新安陳

氏曰王禮謂此殷祭禮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

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於後也竊意十二月之祭

祭不以其禮於前而記其於後也竊意十二月之祭

此曰殷禮三月後無文乃非常盛禮豈十一月之祭

大祀禮今脫去矣自以至十一月無遠用矣乃洛邑既

成公自洛歸鎬告王以此至十一月無遠用矣乃洛邑既

老之辭也肇稱殷禮以下乃周公至鎬定宅後當

邑奉祀禮及朝諸侯證之召錫公由公以達王則

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證之幣錫公由公以達王則

可見矣孺子其朋以下必有訛誤脫簡漏却王祀

新邑必在此處無疑也况梓材庶邦享集丕享等

語其為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脫誤在彼尤為顯

然乎

予齊自王伴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

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

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音詔也

惟謂百官言女從王而往庶幾百官使從王往新邑

樂自天子出也音出○新安陳氏曰周公言我今整齊

其營洛之百官使從王于宗周我惟謂之曰庶幾

幾將適新邑而有事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古

人於祭祀皆曰有事公但微示王將行祀事於洛

之意於百官以待王之自教詔之也

之

之

之

今生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雍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丞而勲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教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以大之業也高氏曰洛邑既成周業既先於宗言宗則凡觀瞻鎮服群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當可得而推矣

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不視功載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朱子曰今王乃命曰我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告之神明矣○果氏曰已死此功因新邑殷祀而告之神明矣○新安陳氏曰公因告王今當即出命曰新邑之祀將記錄創業矣又當專命群臣曰汝之受命而能厚輔王室者

書經卷八 周書卷八 卷八

然字下可有始字

孺子其朋也孺子其朋也其往無若火始燄燄

亦將大視其功而紀載之於冊書以功作元祀者所以報功臣於既往不視功載者所以効功臣於方來載之今日又當祀之後日也公又謂王言上即命惟命二說乃汝其悉自教詔於百工其机雖自公發之其教當自王出也

厥攸灼叙弗其絕

孺子稚子也朋比並同也上文百工之視傲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燄燄將次第延蕪反如劣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厥若彘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伊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求有

於言既如此則孺子往矣燄燄於未然也日周之貌灼焚也叙次第也○林氏曰如漢之朋黨始禍海內塗比部唐之朋黨始於牛李其終縉紳陰

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起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

休聞去聲亦永有辭于後世矣朱子曰戒成王歸宗

我臨衆事皆當如我所行也周其百工皆我所總
齊者習於事當推用此則人明亦長有寬裕之辭於
大之道以成寬裕之政則汝順王所寬裕而言趨事
後世矣言往者如云來相宅順王所寬裕而言趨事
赴工常失之急薄故又言惇而無所惇大所謂明其
漢宣曰近於明振作有功而無惇大所謂明其失○
陳氏曰彰明振作有功而無惇大所謂明其失○
寬裕是立精明之治也功績而惇大所謂明其失○
而存厚之治也功績而惇大所謂明其失○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

功教上内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

道也朱子曰周公言已矣乎汝成王惟冲子當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

惟曰不享惟事其來侮

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
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
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
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
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
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隳

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

察之於微乎宋子曰曰享朝而而幣不及者往以奉

上之心以為可以幣交也曰吾幣足矣何往有輕

如是者猶不享也○蘇氏曰曰小人賄足矣何往有輕

於禮公戒王責諸侯以禮而不幣恐其役志乎物

而不公特言乎禮則諸侯以禮而幣輕矣此治亂之

本故公重其禮晉穆叔曰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

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已弭兵其而諸侯

致餘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以弭兵其而諸侯

戒至矣○新安陳氏曰此因將往新邑朝諸侯而

言亦因召公取諸侯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

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

罔小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其

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頌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

頌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

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民亂而非所以長久

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

而不忘叙者先後之不彛言篤叙武王之道無不

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

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

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

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
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
至焉朱子曰周公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
所以輔民常性者惟在乎勉而已篤叙汝武王然則
所行無不如其所以厚叙者○爾氏經曰汝當
頌我前日未暇為之厚叙者○爾氏經曰汝當
說命先正訓為先世長官之臣此指武王而引先
正為父何也或曰武王撥亂反正故稱正父○新
安陳氏曰此一節除汝往敬哉予其明農哉二新
句外皆不可曉皆當缺之味此二句可見公時在
鎬欲王往新邑而巳將退老也此章之可見公時在
公從王至新邑奉祀發命之事而新邑奉祀
王君曰公明保予小子公稱丕顯德以予
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

師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
應明顯明之也保保祐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
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
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恭於文武仰不愧天
俯不忤人也朱子曰居師營洛邑定民居也○新
言將留公治洛先叙述公此王既至洛舉祀後與公

停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孔氏曰厚尊
○新安陳氏曰此蓋王述巳行之事之辭即答公
所謂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

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道感祀

旁無方所也因上卜四方為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

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冲子夫扶音何為哉惟早夜

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

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也使以不為既平則無疊方進之意已治猶未治

於公猶欲其益因德業之盛而加自強不息之誠

王貞功斐迪篤罔小若時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

王貞命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

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

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

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
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
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為魯後者非是
攷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
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
可見其為周公不為伯禽也朱子曰上文王曰兩
段周公無答辭疑有
猶唐節度留後之意○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
命公後衆說亦皆云命伯禽為周公之後史不咸
王既歸命周公在後之意○西山真氏曰按史記魯世
是周公旦在後之意○伯禽即位之後管蔡等江淮夷徐戎亦並興於
家伯禽帥師伐之於奄遂平徐戎據此則蔡說當
是伯禽帥師伐之於奄遂平徐戎據此則蔡說當
矣○新安陳氏曰成王自謂其退即辟于洛邑言故
以還歸宗周為退固王之謙辭亦述往返語勢
之辭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
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救公功也救功者安定其
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朱子曰迪順也四方雖
之禮未有以
撫治公之功

為四輔
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

書經卷八

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天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為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朱子曰：周公官士也，師也，工也。四輔猶四鄰。新安陳氏曰：王制曰：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引王制之四輔解此四輔亦與朱子四鄰之說合。之新辟望王君臣交相期望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數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憚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刑，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享公之德也。果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為正。朱子曰：此王與公央而歸周公以官無困哉言公無以事自困，猶漢所謂閔勞事公以官職之事也。我則當無厭倦於安國安民之矣。○但勿發其事，所以我則當無厭倦於安國安民之。○說世享所以我則當無厭倦於安國安民之。○新安陳氏曰：此章之章，勿替刑，公答而勿去之意。○許世尊享我周方者，則四方其公危往歸周矣。公無許，我留後之請也。所以王言必有公祀成王全倚重於公，而己僅主祭宜公未許，留自此。此曰我惟無倦於康安之事，是王能以安天下自

任而不全倚於公宜
公下章幡然許留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

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

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

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

之義也陳氏曰弘大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

惟王有成績

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

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為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

成王於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

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

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

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新安陳氏曰孺子來相

作周恭先為周家恭敬之主之先以恭而率先後

其即將然之辭也

予由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

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孚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
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
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
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
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
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
與群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
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新安陳氏曰
周家孚信之臣之先以信而率先後之為臣者也
亂為四方新辟當與亂為四輔對觀作周孚先當
與作周恭先對現蓋公與王交相期望各盡其任
之辭也陳氏大猷曰此處下疑有缺文

俾來比必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一卣曰明德
拜手稽首休享

此謹恐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稔音二
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裡敬
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
鬱鬯所以裸也宗廟之禮莫盛於裸王使人來
戒敕庶殷且以秬鬯一卣綏寧周公曰明裡曰休
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
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音人饑而不食

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新安陳氏曰寧如歸寧父母之寧者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述正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禋祀之酒傳曰享有休薦一美以享公馬敬之至者其禮如祭一證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又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恩齋余氏曰顧命宿訓為進爵孔氏說也唐孔氏申其義以為進爵

惠篤叙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

張考

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叙與馬叙乃正父同順篤叙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違遇自罹疾患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陳氏大猷曰惠順文

王伾殷乃承叙萬年其求觀朕子懷德

承聽受也叙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叙萬年其求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伾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叙萬年則實繫於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脉相類張氏曰覲不教當成王拒絕之禮則天子之禮樂公其敢當

乎所以春秋於魯之郊禘皆貶其僭則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其失可見豈周公之所敢安乎

戊辰王在新邑丞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丞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駢宗廟禮太室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連宋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為祝冊以告

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祀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裸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連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為十一月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果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

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
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
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
始公之辭云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
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
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果氏曰方遷
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末作其後王與周公患
四方之遠鑿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
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
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迹此事實我宗多
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
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
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
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
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伾來悲殷又曰王伾殷
乃承叙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
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
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
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
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

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捨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呂氏曰遷洛之事召誥經營之洛誥考成乃商之多士則慰安之也王氏曰篇名多士而序以為頑民何也士在官者謂之士農工商是也此書稱士是也為頑民者謂之士在官者謂之士農工商是也此書稱士是也王命君陳始有無念疾于頑之語夫殷頑不附周謂之頑始有無念疾于頑之語夫殷頑不嘗出諸口也於康誥酒誥多士多方等書未所以於昔朕來自奄全說不通吳蔡當矣吉豐彭氏曰此篇以多士名者蓋迂洛雖皆殷民而中亦有此篇以多士名者蓋迂洛雖皆該大夫下可以該夫士農工商故以多

惟二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于南王士

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父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南王士者貴之也於也曰周公致政明年三月也或曰于所治故先告之殷士順從則殷民皆然矣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

終于帝

弗弔未詳意其為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昊天
秋夫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昊天降災害而喪
厥我周受眷祐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
勅正厥命而蕞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蕞命之公
以開諭之也為訓甚明○呂氏曰以天言之曰明
威以人言之曰王罰○王氏曰終與受終于文祖

我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厥命惟天不畀
允固固亂弼我其敢求位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
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
豈敢弋取厥命蓋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
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厥信其不固厥
之亂矣惟天不固厥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
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蘇氏曰
亡固存之固信矣天之固治不固亂也○林氏曰
告殷士以天命之公使知殷失天命而存則誰能
與之周得天命而興則誰能違之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
之所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及覆天民相因

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
詩言秉彜此言秉為者彜以理言為以用言也
經曰紂之惡至於失人心即天命之所與也
至於下民衆為即天命之所與也
曰惟天不弔又曰惟帝不界既曰將天安陳氏曰既
惟天不弔又曰惟帝不界既曰將天安陳氏曰既
觀天明明疑之私耳○愚齋余氏曰明畏只如臯陶
謨篇所明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
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
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道逸安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

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覺覺而不
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問於桀
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
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
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
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
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陳氏曰君常欲導
之於安逸之地如為善最樂作德日休即帝之引
逸也桀乃不適於逸自趨於危○吳氏曰天人之
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
惟帝降格於是覆邦董子曰天故帝降格謹告災異以
示所嚮於是覆邦董子曰天故帝降格謹告災異以
異以警戒之即降格之謂也自絕于天亦絕之
有則生無則死者之元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後民甸四方

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車于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新安陳氏曰甸如奄甸萬姓之甸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

罔不配天其澤

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薛氏曰此天無不配天以澤民也無所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公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

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洪罔顧于天顯民祗

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况曰能聽念商先

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
顯道民之敬畏者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去聲
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
不畀矣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况商

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所共畏也紂不聽念先王周顯天顯民祇三畏皆
亡無所不至矣○新安陳氏曰紂之衆惡者自不
明德中來其以不明德而失天命也如此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

事

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祇承上帝以

遏亂略是也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音定剪除告其勅正
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

商者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

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

敢有後無我怨

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

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遠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唐孔氏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向故為西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革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

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

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又作其

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重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陳氏曰大猷曰迪簡王庭之小者聽用德聽察其有德者而用之○陳氏曰且聽用德者爾有德我何敢不用爾無德我何敢苟用商士所言皆私情王所言皆天理不擇賢否而用非天理矣○常氏曰商猶謂之天邑者蓋言

書經大卷 周書八卷
其地舊為天子之都重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
甚正待之者
亦甚厚乎矣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

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迹比事臣我宗

多遜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
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
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
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

然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
陳氏大猷曰此奄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
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
後誅奄即來也四國殺營秦霍也以視我事我臣
我宗法成周齊
齊多遜之成皿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

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

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以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言我惟不
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
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

周書八卷 四四

作

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果
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今大邑稱今者
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逝此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
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
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壹幹止

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
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
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
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爾克敬天惟異茲從爾爾不克敬爾不帝不

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
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
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新安陳氏曰蔡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

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為有

書卷八

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
自亡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
擇矣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之下當有缺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
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念也申
結上文爾居之意王氏曰王曰下必有脫簡又
安陳氏曰多士一書中言與喪則由於天言天命
則繫於德言德則本於敬終之以爾士爾邑有恒
產者有恒心而非誘之以利也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
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
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
主其可不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
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
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
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
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
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
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
嗚呼發之深嗟末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

今文古文皆有... 敬逸之分而歷年之戒在逸否蓋敬則於成王所陳不敬... 為周召於前而公曰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無定... 外亂此持治其末流爾無初者治源三年東征無定... 者於此洛之根無逸者善之本無逸一書大猷也... 百代元龜○書通釋云無逸係乎能知小人之知小... 與否繼言殷宗論人壽由賢愚係乎能知小人之知小... 亦由其不能知也周之先王其能知乎此後王之知小... 宗文王有迪哲王之實故聞其語而速怨哉則友諸公... 以不尤人成其可聽信其語而速怨哉則友諸公... 結之得無意耶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

是為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解之曰伯恭如居何解曰君子所其無逸... 而必強立一說雖若恐有脫字則如柳凡言呂東... 氏曰凡人乍動也亦無只字恐道不可知若此... 能居非其所動也亦無只字恐道不可知若此... 之於水鳥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為之移○陳如... 季氏曰所若此居其正其所蓋所而無移○陳如... 無逸也○新安陳氏曰其所蓋所而無移○陳如... 可不敬也○新安陳氏曰其所蓋所而無移○陳如... 其巧敬德○新安陳氏曰其所蓋所而無移○陳如... 好辨之而祭傳仍本之意也然呂說為可喜所以朱...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 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

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
 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
 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
 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
 首及乎此有以哉林氏曰惟知稼穡之艱難為念
 蓋好逸者未必能逸無逸者乃能逸也呂氏曰
 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先備嘗稼
 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矣一宮人之所依未嘗
 知稼穡之艱難而難為而處安逸則深矣一宮人之所依未嘗
 視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與一宮室之生於深宮
 逸處人上公深為之懼故以此章警之若以深宮
 終逸之患未必不可非健論之有特而息矣後世漸
 艱難而後逸樂也此論之有特而息矣後世漸
 當自以艱難為樂也此論之有特而息矣後世漸
 服習乎艱難而後逸樂也此論之有特而息矣後世漸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乃諂既誕否則侮厥父母**

去聲
 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皆言農桑之候言有
 逸欲其知稼穡常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
 端在於此夫稼穡常生於敬而心不存焉者寡矣
 為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心不存焉者寡矣是
 心者則驕於逸豫向自逸而生豈非治之由與
 數綱領後章言三宗文王及怨詈之治之由與
 明乎此也○章言三宗文王及怨詈之治之由與
 以為先艱難而後安陳氏曰先及怨詈之治之由與
 所以為安逸亦非也蓋君逸於上非矣以艱難乃
 勤居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於上非矣以艱難乃
 一勤居逸者氏提對提得此精神如兩眼然雖六字仍
 句讀亦不妨如此說云

曰晉之人無聞知

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為逸也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泰音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從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悔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乎兼此曰農夫之子生而飽煖且不祖劉裕孫孝武帝較衰高祖所居舍空為王獨數

牀頭有土障壁上掛鳶燈籠麻繩掛於牀頭高祖儉德上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大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大戊有原命成文等篇意述其當時

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
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曰三年不
言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一道理也
小大無怨民氣大和導迎和氣是亦壽考之理又
發此意以申勸成王下章論文王威和萬民亦是
意也篇末二章之論道怨詛祝怨詈實申此而盡
發之○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
此長年之基民心和尊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
也蓋神氣耗散則根本不固厲氣外襲則天和日
消有一于此皆足致天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
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
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
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
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
漢孔氏以祖甲為木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
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為帝甲必非周公所
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木甲此乃不義文似遂以
此稱祖甲者為木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即
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
人者皆指微而言非謂儉音小之人也作其即位
亦不見木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
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

賤

或十年

或四三年

厥後亦罔或克壽者或七八年或五十二年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

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木

中宋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

應一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認旁記曲說不足

皆與書合亦不以木甲為祖甲况殷世二十有九

以甲名者五帝以天以水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

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
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
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
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去天此篇專以
享年永不求為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
也陳氏經曰逸樂人所好然所好有甚於逸樂者
所惡有甚於艱難而得壽奚為而逸樂艱難人所
艱難公之言奪常情之好惡而示以所甚好甚惡

知祖甲困知者也
申明矣
者言之
陳氏經曰中宗近生知高宗學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

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木王王季

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木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陳氏曰大自者真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抑者所以克也如制忿欲去奢侈皆是也畏敬畏也人所以肆行無畏不能自抑故也抑其私欲惟義是從則必宗畏小民矣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

之薄皆可類推孔氏曰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
知稼穡之艱難甚好知稼穡艱難乃無逸之根本
君只為不知稼穡艱難耳

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

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微懿皆美也昃日徒結反也柔謂之微則非柔懦
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子遇恭之恭文王有柔恭
之德而極其微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
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
氣資乎與賜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

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

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

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

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吉

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

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

合世一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問微柔懿

三字朱子曰二字柔者須微恭者須懿柔而不微
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柔易於暗弱微者
發揚之意恭形於外懿則有蘊藏之意○陳氏大
服凡服用皆卑損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

及日側西

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
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
外無橫歛並去聲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
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王者班班可見
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
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
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
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
國有歷年之求呂氏曰凡有血氣患於上陵必學
力於無逸深矣力不分於奉已故功全歸於恤民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

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惠澤之使鮮鮮有生意盤遊田曰不敢異翼之小
心也此章言文王家法凡無逸之條目如崇儉
重農畝恤窮困勤政事戒遊田損橫歛大畧皆備
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以此為後世循為
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之好逸如鄭玄者
則法也其指不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自以往嗣
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由以萬民惟正賦之
供上文言遊由而不言觀逸以失而包尔也言庶
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登王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醉于

酒德哉醒

無與每通皇與違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
曰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嘗然下
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
行胡孟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
商王受之沈迷醉于酒德哉醒酒謂之德者德有
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為虛位是也陳氏經曰
供皆不以貢賦為吾逸樂之用也觀逸遊田人君
未嘗無特不可者蓋此心不可耳一日暫樂若未嘗也而
故其為不可自此以蓋此心不可耳一日暫樂若未嘗也而

王實欲後嗣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
以舒其自安逸以休其身遊以繼自今嗣王言
習武備人君不能無也無過爾此過則人欲肆而
入於亂亡矣故公逸遊之橫斂之于此必絕之使無
則迫蹙拘制矣萬觀逸遊之橫斂之于此必絕之使無
有常經自應以萬觀逸遊之橫斂之于此必絕之使無
曰今矣苟不戒爾一民心惟正之始一日樂者母自怒
不返矣苟不戒爾一民心惟正之始一日樂者母自怒
殷王受日蓋要濞蓋原之樂之耽樂必至之深絕其微無若
○林氏曰隱公觀樂之莊公觀樂之深絕其微無若
坐朝也周穆公所至有車轍馬迹也唐敬宗日晏
表田也皆周穆公所至有車轍馬迹也唐敬宗日晏
舉文王也皆周穆公所至有車轍馬迹也唐敬宗日晏
無不有醕酒其知所法者又舉紂愚皆知所戒也
逸欲不有醕酒其知所法者又舉紂愚皆知所戒也
前亦不知生惟欲沈湎于酒心志昏亂則雖死必不
能無逸公所以專以此申戒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

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諱張為幻諱音周

胥相訓誡惠順諱反古况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

眩音觀者曰幻嘆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

與誠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

而將順之非特誠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

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

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與音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

無或敢誑誕為幻也宮氏曰訓告教誨皆見於言

相表裏也新安陳氏曰訓誨忠言也請張和說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

祝

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

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

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

紛更與音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侈

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

酷哭音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歛去聲以厚民生民之

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

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為人

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懼懼言之陳氏大猷曰承之意遂及於遺怨詛祝○唐孔氏曰請神加殃謂神謂之祝以言告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迪猶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為智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唐孔氏曰皇大大自敬德○宋氏方大曰聞益吾方資之以自反何止不敢含怒於心而已苟非發於中心之誠惟不敢含怒而止則是僅能怒

人之言而未盡反已之功也。○陳氏大猷曰：四君至明，故能如此。凡聞謗而責人，皆不明所致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來，念厥辟不寬綽。

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業。于厥

身。

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譸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求念其為君之

道不能寬夫其心以誑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為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縮其知也。三宗文王能縮其知故其冒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蒂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為心人君以萬民為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為已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為已怒以為已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為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林氏曰：以譸張之說安殺

如絲屬之監謗秦立誹謗法之類○陳氏經曰以
 主愛勤則心在天下而怨樂則心在天下○
 失其所以長也推小人怨殺戮肆行而所盡壞而一身
 此壽所以短也推言人怨殺戮肆行而所盡壞而一身
 情可謂深也推言人怨殺戮肆行而所盡壞而一身
 此普天同怨是怨叢於一身○民氣猶有人怨也
 長久得乎此意蓋不入於外也○君好聽明君欲享國
 正直之言日於前人不入於外也○君好聽明君欲享國
 誅之怨日於前人不入於外也○君好聽明君欲享國
 拾矣○呂氏曰無逸治謗以結之惟無逸終則後以棄忠
 言惑而所以壞法度治謗以結之惟無逸終則後以棄忠
 安陳氏曰未章承上章以論虜怨言而自反也○召民
 殺罰而使自無時或怨上章也○因怨言而自反也○召民
 君心而伸舒民氣其為邦本國脈計豈淺哉廣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
 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
 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
 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高世之鑑哉
 萬世之鑑哉

君奭

君奭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為
 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

乃本
作此

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
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
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萬氏
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
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
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
為近之然詳本篇旨意乃召公自以盛滿難
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
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召公不
悅這意思思曉不得若論事亦儘未了看來是
見成王已臨政便也○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
難之故召公不求去○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

書以勉之使召公為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
其臣而使之召公謀所以裕已也○問召公不
悅之意朱子曰召公不悅只是小序德地說
裏面却無此意不可無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
他曉道無此意不可無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
可曉道無此意不可無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
地說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這箇物事
難理會又曰弗弟只當作去聲讀又曰召公
亦去而當去故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
曰嗚呼君已曰故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
弗亦遠念天威越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
聖賢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夫遠又歷道古命
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然太息也試
於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呂氏曰召公以
盛滿欲去周公之反復留之如何○呂氏曰召公以
使去者有之挽之留者鮮矣大臣之位相軌排
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也又曰成心不
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
已而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
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前非特

留於一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身任托孤之責而
不辭惟不苟於隨所以篤於信也○陳氏大猷曰
或謂周公去朝居洛召公獨執柄所以欲去今
以洛誥君陳攷之周公未常不在居洛以輔
蔡仲等攷之周公未常不在居洛以輔大業意
來鎬洛之間也方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尚
四方雖定而天命人心尚未固宜周公諄諄於
召公雖定而天命人心尚未固宜周公諄諄於留

周公若曰君奭

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隳厥命我有周既
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寧于休若天棗忱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乎不祥

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
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
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
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
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
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言氏曰
之私觀之殷之禍周之福也述殷之喪亡亦曰弗
弔聖賢公天下之心也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
或不懼而不自強謂終出於不祥懼而不自強也
此也皆非也○新安陳氏曰此數句與召誥不
知也皆有歷年不其延語脈畧同○臨川吳氏曰
幸天大降喪亡之禍于殷殷既隳其命而我周

既受之矣然天命難謀有德則常留無德則旋去
乎者以實感以實應也永孚于休命之留也
命然謂其基必可久長我所不敢知也雖曰天非
可信然謂其終必至
失墜我亦不敢知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
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
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
家不知

尤怨違背也周公嘆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
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

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
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由之言翻然求
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後
遏絕佚我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誥多是長句如君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
違只是長句越只是及同尤違是振說上天與民
之意漢藝文志註謂誥是曉諭民若不速曉則約
東不行便是誥辭如此只是欲民易曉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隊夫命弗克經歷嗣
前人恭明德

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
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

德也。果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過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

在公予小子甲，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果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甲，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耀而付于冲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過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

釋文王受命

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謀。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管言是其責在我矣。周公前日之言，以質之謂君，昔已安於天命，而不永遠念天威。及我民之無怨，尤不敢背也。若果委之而去，使我後嗣子孫無所輔助，將大不能敬天，敬民而至於過佚前人光，顯此時吾等可諉以退老在家，而不知乎天命不易，保天難謀。信恐其墜命者，以嗣君涉歷未深，弗能經歷而嗣前人恭明之德，故也。我非能有正，我所啓迪，惟以前人光明之德，施及於我冲子而已。施如詩所謂：施于孫子。此章大意謂：今日天命人，人心未為固成。王經歷未為深，所當留而不可去也。此篇語長世德，疑固天命吾等當留而不可去也。此篇語句多有難曉，只得其大意可也。

公曰君真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若伊尹格于皇天在木申時則有若保衡

在木成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

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

時則有若其盤

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木成木申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一人而同名者也巫咸名祖乙木成

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其盤見說命

畢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休於前

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

臣扈之佐木成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

徧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

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

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又王家者咸

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亡

書有咸又四篇其又王家之實歟巫賢其盤而無

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聖賢

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
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
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
不是孚

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
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
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信天佑命
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
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

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後惟此之故
惟德是舉用又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
如著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王氏炎曰商大臣
罔不孚今四國多方諄諄告命猶懼不信召公豈
可求去○陳氏雅言曰周公言不特上文六臣能
有輔君之功天之多而能實言國以有人純一而不二
故商國賢才衆多而能實言國以有人純一而不二
以當時在內則大而在外者皆小而在外則微莫
不秉德明恤此其在內者之皆賢也而在外則微莫
小臣大德而藩屏侯甸者又莫不奔走服後惟此之故
外者之皆賢也惟天佑命之純之故故君之用人
惟君有德者是舉也惟天佑命之純之故故君之用人
與君共理也是舉也惟天佑命之純之故故君之用人
其衆多如此群臣有輔君之功天之多而能實言國
一人有所命也周公此言意謂商賢如君有化民之
而燕不孚信也周公此言意謂商賢如君有化民之
以得五六大臣佐佑之功故能得商之君其始
以衆賢維持而出無內外大小之問明商之得純人
實由於五六大臣之得人也周公此意謂欲召公

知吾二人其進退係於國祚者如此豈可以成盈滿
難居為懼而
果於求退也

公曰居古多與天壽カニ平格保カニ又有殷カニ有殷カニ嗣天ケカ
滅威セシ今汝ニ未念ク則有固命カニ厥亂カニ明我新造カニ
邦

臣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
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
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又有殷多歷年
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懼滅亡之威天曾不
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為周

家久求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
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孔氏曰言天壽
安治有殷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有威
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及是者滅亡以爲法戒則
有堅固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爾川
保其壽伊尹而下六臣能相其君以平格于天
必得其壽伊尹而下六臣能相其君以平格于天
故能保又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
驟懼滅亡之威天不壽之者何哉蓋紂亦嗣天位乃
以格于天故爾今汝未念及此則我周可有堅固
不墜之命其能常治而
顯明我新造之周邦歟

公曰居與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
集大命于厥躬
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

而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新安陳氏曰寧王

傳以為武王果武王也則下接惟文王尚克脩和我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

有若閑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

富括

號叔文王弟閑散泰南富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各

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

號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脩無逸

言用成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

國人

蔑無也果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

故反及前言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

來奔走於此道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

國以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作意

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
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
去迪尋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
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
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
敷救反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
有殷之天命也新安陳氏曰此言以文王之聖循
曰亦惟純佑者即上章天惟純佑命之謂也秉德
曲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者即
也上章罔不秉德明惟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之意
一一人有事於四方若卜筮罔不受天命之君也故以
足受有化民也此言文王始受天命之君也故以
言此意謂文王得此之言其效有以得於天也故以

上命之純於周無異於昔之純於商也天眷有
賢才衆多者蓋以大臣之德有以契於天故其德
有以顯其君賢臣輔而君德脩著不惟其君之德
以受命於天故雖文王之格夫天是則文王之助也
周公以此言主於留召公故皆歸重於臣之辭召公
不以周之五臣為念獨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

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

單稱德

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
人庶幾聲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

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不單稱德惟武王為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主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弔氏曰師尚父之事不武烈莫成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為人物評也新安陳氏曰此言以武王之聖德不可六臣此二章言周文武猶有賴於五臣四臣召公不可不鑒之而處求去平留之之意切矣陳氏雅言曰武以定亂文以致治武主之興皆賴此四臣之功也四臣之才德無所不志慮中正出之可以為將入之可以為相無所不可於此可見其即立政所謂義德容德之士也歟臨川吳氏曰林氏云文而季遂及文武即伊陟事湯又事太甲伊陟乃伊

子臣危非湯舊臣即後世臣巫咸巫賢世為大臣也武正知殷之六臣教武之五臣豈可去乎

今在予小子由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聃其

濟小子同未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

苟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

小子甲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冲

書經大卷八

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
缺文收罔最不及未詳考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
考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
其鳴矣况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降盛
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
云爾也夏氏曰大無盡責於我一人○魯齋余氏
曰召公若收斂退藏則民誠和而鳳可致
速亦通○張子曰考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
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王氏次曰末上
之興鳳鳴所以為和氣之應也○王氏次曰末上
如五臣輔文王以聞鳴鳳之祥况能如伊尹臣
成王○新安陳氏曰大無專責於我召公苟收斂
退藏不勉王所不及以老成之德自居我恐鳴鳳
之祥不復聞矣况曰其有能如古人之格天格帝
乎然此等句實聲牙難通唯挽留召公之意猶可
認耳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終我受命無疆惟
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嘆息欲召公大
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
然迹其積累音締訂計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
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
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
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
濕欲其調齊才詰槃錯音錯紛結欲其解紓音紓黯闇
暗汚音汚烏濁欲其茹納音納自非曠度洪量音亮與夫音夫患

音亮與夫患
音夫患
音納自非曠度洪量
音亮與夫患
音夫患

失乾音沒沒註謂張湯為小吏乾者未嘗無翮然捨
去之意况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音折之時屈折
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
親故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
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
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
不暇其迫切已甚矣蓋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
終展布四體為又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
而聽後人之迷惑也鄭氏曰召公不悅似隘急故
自言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惑自言所以不去
者以勉召公也陳氏曰不以後人迷惑謂欲使後
嗣前人泰明德不全於過佚前人光也新安陳
氏曰不以後人迷惑如其君霸以其君顯之
而明保啓迪成王是不以多人迷也去而德其迷
惑是以後人迷也

公曰前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
汝明勗偶王在置乘茲太命惟文王德丕
承無疆之恤

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
主故周公言前人數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
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勗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
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
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

可以去乎張氏曰臣者君之偶如歸者去之偶
陳氏曰乘載也猶負荷也○呂氏曰命
作民極置之具瞻以爲民極也其命之辭則曰汝
明明勉勵以偶配輔佐後王命之大如此在今當
命非乘此命矣又欲其追念文王眷遇之德爲我
周大受無窮之憂耳洛誥周公之復留實以文武
之故今召公欲去周公
復舉文武以感動之

公曰君告汝朕之保釁其汝克敬以予監

于殷喪大不肆念我天威

失主也 却却反
大不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多之言汝
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念我
天威之可畏乎西山真氏曰周公言天威曰肆念

少有不存則是不念天威矣豈必求之外乎○
安陳氏曰我天威如召誥言我受天命大臣與國
同休天命天威皆以我負荷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

合哉言曰在時一人天休滋至惟時一人

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

不時

戡勝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
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
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

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
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
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為也他
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太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扶
反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朱子曰襄我二人周
至氏曰大臣之善在乎能讓讓則推賢揚善而無
妨功害能此所以能明俊民也陳氏經曰今時未
至盛大未有賢俊可讓召公未可去也大臣進退
常以得人為慮有賢者可以讓則身可以退蕭何
且死必引曹參管仲不能
薦賢所以不免於讓也

嗚呼篤恭時一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
歲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

率俾

周公復反又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
能至於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
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
然後可也周都西上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果氏
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叙其
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悅而從者也蘇
曰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然今
日之休未可以為足也惟至於日月所照莫不率
報乃已耳陳氏大猷曰伐淮夷踐奄在此書後
可見當時未能周不率俾也此二章以文武留召公
也○新安陳氏曰告汝朕允與予不允惟若茲語
下文予不惠若茲多誥語皆相應告汝皆我允信
之心也我豈不信而惟若此誥語乎我豈不相德

順而若此多誥乎未謂今日之休不可時前人之功所當終必極天所覆日之所照皆臣服然後文王之功方可以成言我與汝當同任其責而咸成臣周五臣四臣留之未以文武與身留之諄切至此召公得不留哉○陳氏雅言曰是時洛邑既宅頑民既遷有卷阿鳳凰之歌有既醉鳥鷺之雅謂之今日休宜矣然而淮夷未成西奄未踐東夷未伐肅慎民未來謂之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召公得不留意哉吳氏之言可謂深達周公之心而善論者矣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

越民

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耶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

命而悲入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天命難

謀民心難保大臣去留繫天命之從違民心之向背今召公欲去實周公之憂也○陳氏大猷曰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

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

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嘆息謂召公踐歷諄諄

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

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遠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

保者尤可畏也。其祗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云同。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張氏曰：召公初輔成王，有始矣。而求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共知。次言天民之助，然則主時類又次言殷先王與我文武得人而助，然則主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君若求去，豈我一人所能哉？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詳。公同功一體之人，均留之切。留之安，陳氏曰：盤庚聲牙君爽，允其感播，然不可解。惟留召公之意，可必耳。姑采衆說之畧。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

況者流字也

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次敘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况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

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去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去聲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

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果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高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群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為諸侯以見周公感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果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音梁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

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
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
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
已以聽冢宰表知其所以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
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問周公
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孟子謂周公之過亦宜乎
終有不自滿焉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亦宜乎
周公當初故違一事也大段諒然也他看那兄弟
不過怕武庚叛故違一事也大段諒然也他看那兄弟
恃不知他反去與那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其至親可
出得個兒子也怨地夜滑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炒
那管叔說道周也怨地夜滑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炒
兄今却只這件來叔被何調護是時可調護莫殺
以便發出這件來叔被何調護是時可調護莫殺
慢罪較輕所以只得殺于郭如降于庶人想見當時

被管叔做出這事來騷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是怕人
害得益義剛曰周公也豈不知管叔狡狴只是欲
於使三叔監殷他日說得與武庚樣做出西晉一段
公使三叔監殷他日說得與武庚樣做出西晉一段
事若當時不便去說得與武庚樣做出西晉一段
想見武庚日說得與武庚樣做出西晉一段
周作宰相管叔史記武王同母弟十人長伯也考
之武王如此管仲能敬德稱其賢也仲之法誅父
孔氏曰管仲能敬德稱其賢也仲之法誅父
用子言至公也蔡名已所封其內之蔡仲之名也
其戒之者罪重或曰管子在蔡胡徙新蔡昭侯徙九
叔封後者罪重或曰管子在蔡胡徙新蔡昭侯徙九
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徙九
蔡圻內蔡地不知所蔡叔不絕罪於周安得不斷
安得內蔡地不知所蔡叔不絕罪於周安得不斷
義霍叔不貸之身蔡叔不絕罪於周安得不斷
誅絕思與義並行而蔡叔不絕罪於周安得不斷
則囚之不以弟而私與蔡仲賢而封之不以叔而命仲
葉氏曰舜極而興禹周公四蔡叔而以命仲棄

也○魏氏了翁曰在傳定公四年云蔡仲改行率
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已字極好玩來可見周
已大聖人蔡叔有罪而囚之有子仲祗德則以為
仲無君國之理前曠在而報立衛所以亂所以封
卒之必在版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
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仲各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
其道故我命汝為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
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
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
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
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
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
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
也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
所謂率德改行也
貽子孫仲乃一國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惡既無以
盡追其步武自我作古克勤無怠以垂法於後斯
頌之怠則流弊或在於數百年後不可不謹其原

也○張氏曰萬亦有身謂生於群叔之間而能脫
身自立為善○陳氏傳良曰舜命仲而尤其父者於
周公命微子於其兄戚之也庚子命仲而尤其父者於
越人疏之於其兄戚之也庚子命仲而尤其父者於
而不敢盡言是愈疎矣成王於仲親之周得也
禹故歸得仲以如安世延年故張湯杜周此故
於酷吏蔡仲在○其謂叔曰幸哉有子如命故
曰孟前人之德○西山真氏曰按書蔡仲之命爾
尚蓋前人之德○惟忠孝所以蓋之故大禹之承
而歸蔡仲之承德改行而思所以蓋之故大禹之承
乎後世如沈充改忠義聞若勤與忍可謂能蓋其
姦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勤與忍可謂能蓋其
父之德矣○新安陳氏曰子能改父之惡而為善
則孝矣○為子而孝○斯為臣而忠○克勤無怠以垂憲
乃後即所謂萬德也
身此一語不必分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爾其戒哉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
者太甲蔡仲之有問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
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

困窮

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曰建國之始必審其始而思其終始且卒然後
可久可大而不至於困徒謹切而不思其終則終
必困窮雖端之教也○陳氏大猷曰仲率德而後以
憲終竭兩端之當克勤無怠是在於惟厥終也○張
氏曰感諸多說於初而怠於終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
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陳氏雅
成王命蔡仲為諸侯傳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
也所謂畫一以告之亦以見侯
職之所當盡者不一而足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

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率循也無母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
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
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哀惡並去皆出
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
於已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
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
徇於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
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音詹輕小智耳
作嬰小作而天人判焉陳氏經曰舊章法度皆中
則已然之法度則當然之制無非中也周公慮仲

懲創乃父之愆用過當反以生事為奇故有
戒○言氏曰舊章之聽覽不責於速而貴於詳
聰明者尤欲亂之聽覽不責於速而貴於詳
立決見事每乘其忽遽而入之惟詳其快動皆
諛說表裏畢陳側媚之辭未至於樂循者則常
審訂大表也規矩準度之維而於國事則公考
為其繁維也○陳氏曰年縱之放逸則成場者
慮故戒之如輕○陳氏曰年縱之放逸則成場者
存內不戒於此○陳氏曰年縱之放逸則成場者
道合而侯職盡矣○陳氏曰年縱之放逸則成場者
皆有中之理成王能遵夫舊章守之而已舊章
已然之法不廢其當然之生未免有一偏之苟
明之自也則不肆其心未制免非中法也苟不
能率中者則不肆其心未制免非中法也苟不
免有敗常之愆亦非能率中者則不肆其心未制
之非古是而今而亂先王之典章乎審而於視
肯不至於是今而亂先王之典章乎審而於視
欲而不至於是今而亂先王之典章乎審而於視

合而侯職盡成王之於蔡仲勉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董氏曰

亂終之說且行邁忠孝兩虧已無足法耳蓋以拳拳圖
德改父為不道忠孝兩虧已無足法耳蓋以拳拳圖
亂終之說且行邁忠孝兩虧已無足法耳蓋以拳拳圖

書經大全

周書

卷八

